

滇文丛录 卷九至十二

演文叢錄卷九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論著類九

大理形勢說

馬恩溥

大理古南詔國也蒙段二姓迭據其地始於漢強於唐流衍於宋失於元絕於明始
郡縣焉豈前世所弗爭甘畫以玉斧哉亦其形勢勝也地屬雲南上游而實居其中
西則永昌騰越達緬甸界南則順寧景東普洱臨安達安南界東則楚雄省會曲靖
入黔及粵西界北則麗江永北達吐蕃西藏界東北則昭通武定入四川界五金皆
出五穀皆熟魚鹽蔬果足於供牛羊雞犬易於畜惟無布帛而有麻毡冬夏可以單
衣此中人怡怡如也其鎮蒼山十九峯屏列於西百二十里兼如雁翅形高千仞從
無陟其巔者陡絕不須戌守惟有一徑名石門關在其西南明傅友德令王弼帥卒
猿登而上繞出蒼山後遂破大理然蕪沒久無行跡矣其澤洱水實爲昆明池今昆明
之水實

演漢武帝象以習戰者也其源由蒼山北來行而東汪洋渟溜對岸有二十里許乃

東南行轉西出於蒼山之後與漾濞川合山水環抱非舟楫不得濟陸路惟南北通
而北有龍首關舊名金鎖關俗名上關南有龍尾關舊名玉龍關俗名下關南詔築

有城今尙在跨山水之間以山爲壁以水爲濠內高外下仰攻甚難也自龍尾關東南行爲唐劍南留後李必覆師處由是經趙州將百里有定西嶺爲通省往來大路然奇峭險峻下惟一徑逶迤緣轉於山谷間凡十五里始躋嶺上一夫當之百萬坐困今回匪業設守矣龍首關爲達西藏路元世祖下大理由此進兵其稍東北行爲鶴慶永北達四川寗遠府之鹽源縣界然徑紆多險難猝達也其西則遠隔一面無可越攻且阻山我不得入彼不得出無須議今幸府屬洱水東之賓川州尙存宜急保之以圖大理何言之賓川州與大理府隔一水操舟皆漢人拘所有船隻於東岸彼不能來我可以往兩時許可達彼岸而由賓川西北可通龍首關拒以千餘兵彼不能出且無外援不必攻而自困由賓川西南可達龍尾關已在定西嶺後然其地四面受敵必以一軍挾攻其定西嶺戌匪以通大路再以一軍扼關南之秧草塘拒其蒙化援賊再以一軍扼關西之塘子舖拒其順寗援賊則大理之南面亦可以困立破也或者曰兵不足奈何不知新遭殘殺大理之壯丁逃亡於賓川者甚多其復仇之志亦甚切撫而用之自分外出力不必餉而勝於兵也蓋大理回匪戕官踞城乃潛募壯勇由石門關尋路至蒼山後多縱火而密具舟楫以銳師直搗大理城可

僭立僞號法宜勦破大理則回民有所畏漢民亦不敢亂其餘可迎刃而解若以省城爲重先清辦然後及大理則稽延時日順寧蒙化援賊大至驚弓之下壯丁四散現兵無以禦賓川且蠶粉矣彼因從容設守尙何大理之足復哉

雲南形勢說

馬恩溥

丙辰歲予爲大理形勢說時惟大理之南蒙化一廳屬順寧一府屬並爲回匪踞餘皆無恙也今則賓川失矣通賓川之路若姚州若楚雄并失矣其北麗江永北俱失其西永昌類孤懸海外此外失者甚多而省城亦危者數矣梓里爲墟傷如之何雖然事勢如此形勢尤難忽也復妄爲說幸採擇焉雲南邊徼耳無足重輕然自漢唐以來亦屢被其患今則濡染日久豪傑日多肯作自守虧乎日王者無外未可云非我有也其形勢大約具於大理說中無異綜其遠近險要次第言之雲南省城稍偏東北其東即曲靖府與貴州粵西通其北爲東川昭通與四川通此外各府州均在省城西南二而不行經省城路不能通故省城雖危必守以繫全省之望然全省漢回現均難使令無從籌兵賦稅不能徵捐括無所有無從籌餉入其中必坐困能令固守無失足矣曲靖爲入滇咽喉素稱要地有三路一由粵西南寄經貴州南盤江

至白石江達曲靖一由湖南辰沅經貴州之普安州達曲靖國初平雲南三路進兵
之三路也今粵苗各逃梗阻均不可行一由四川瀘州經永寧歷貴州之畢節威寧
入曲靖界甚糾遠而曲靖瘠薄無生發惟係衝要幸未失可守而不可用也方是時
規平全滇其可以進退在己操縱惟心之地惟省北之昭通東川二府乎東川在省
北昭通又北與四川敍州府南連界尙安靜宜亟鎮而定之惟東川屬爲回擾然大
兵至昭通則東川易下也否亦亟攻之以通滇省路若東川定則省城曲靖亦定壤
相錯也昭通西北緊連武定州亦與四川之會理州連界可通省城亦可通大理今
爲賊擾路梗俟東川定當亟圖之則雲南東北二面暢通大理臨安可次第舉矣國
初三路進兵由川入滇之路也現在七星關大關天生橋大渡河諸險幸尙不爲
賊踞用力少而成功多此外尙有由藏入滇由勞泗城入滇二路今可無庸議及惟
回民已逆命漢民寢亦不用命非外調節制之兵不可也其本省兵勇無可用亦斷
不可用正須制使勿動但任轉輸之役可耳顧外兵盡須外餉則甚難且現亦無從
協濟而雲南貧瘠通省賦額不當中土一大縣然出五金尤饒於銅往時足天下鼓
鑄用舊額歲運三百餘萬觔加辦歲二百萬觔各省採辦歲約數百萬斤歲解銅本

銀約百餘萬金而東川昭通銅廠甚多此自然之大利也今銅本停解廠祠俱廢誠能設法修而復之出銅即請鑄錢發餉數月後可收其利其次雲南鹽井之舊征課銀三十萬餘此亦一利也而三井皆在楚雄地俟楚雄克復乃可議然鹽厘可收亦小有補其次藥材烟茶稅課倍於鹽往時商販黔蜀並行今皆由蜀一路而必經昭通界量設關卡此其利可漸收也就今日雲南形勢論之大要具於此雖然形勢因事勢爲轉移者也因事就功因勢利導時不可失若大患既成逆匪阻險自守縱不爲外患而攻取難矣又况大理逆匪已僭號設僞官近聞頗事招徠其志不小可以邊僻忽平哉

太極元樞總說

方玉潤

天一太極也地一太極也人亦一太極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人心者又天地心之心也天地無心以人心爲心故人心之在天地如核藏仁至精至粹至純至一無時而不生無人而不具也合之則三才一太極分之則物物各一太極以太極能生萬物而萬物而又自成其爲太極也未有太極以前體原於無既有太極以後用歸於有是故繼天立極者人也爲人立命者聖人也聚五氣以成形體三才而合撰聖其

合德賢其秀也虞廷精一心之極乎中庸中和性之極乎聲詩無邪情之極乎論語一貫道之極乎明觀至善學之極乎存心以養性盡人而合天其踐形惟肖者乎惟聖人爲能踐形故惟聖人爲能建極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靜則爲德而動即成化也且夫理欲分而太極見念爲之宰生死分而太極見數爲之宰人鬼分而太極見氣爲之宰治亂分而太極見道爲之宰興衰分而太極見運爲之宰王霸分而太極見功爲之宰而欲渾乎王霸興衰治亂人鬼生死理欲之迹而自成其爲極者非吾心之太極也不可非盡吾心之太極以合乎天地之太極也不可彼二氏者明心以見性煉氣而歸神其天地之心乎抑人心之極乎是不可以觀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合而太極全太極全而人心著人心著而王道聖功固不存天地事物靡不備於虛至矣是亦可以觀矣

心極圖說

方玉潤

心極者何吾心之靈明主宰乎心者是心極學者何學以全吾心之靈明無使或缺者是然則極之宰乎天者爲天極宰乎地者爲地極宰乎物者爲物極宰乎心者不爲心極乎無古今一也無賢愚一也無人我一也學也者學明此極學全此極而使

之無有或缺者也其或吾心之極不與天極通則天極缺吾心之極不與地極通則地極缺吾心之極不與物極通則物極又缺則雖使吾一心之極渾然而獨全其能渾然而獨全乎是知天同此極地同此極物同此極吾但全吾一心之極即可與天地萬物之太極合而爲一心之太極矣極外無道極外無教極外豈有學口口口口口口爲太極元樞學也通三才窮造化闡幽明合始終夫口口口口至周且備矣而欲約諸一言以爲安心立命之地則口口口口所據而今乃恍然悟豁然通心極之學實可以握天地口口口口而獨成其爲學者是非徒守夫寂然不動之心也是非抱此寂然不動之心獨成爲無極之極也惻隱者仁之端也而能充吾惻隱之心以達夫天下人人惻隱之心惻隱同而仁心之極見羞惡者義之端也而能充吾羞惡之心以達乎天下人人羞惡之心羞惡同而義心之極又見辭讓是非者禮與智之端也而能充吾辭讓是非之心以達乎天下人人辭讓是非之心辭讓是非同而禮與智之極亦莫不見由是而求之乎爲人子求之乎爲人臣求之乎爲人弟求之乎爲人友莫不各有其子臣弟友之極則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友者亦無所不同其極也則謂天下子臣弟友之極即吾心子臣弟友之極也可則謂天

下子臣弟友之極盡即吾心子臣弟友之極盡也亦無不可且夫天地以陰陽爲極而闢陰陽之奧者吾心之橐籥也帝王以禮樂爲極而成禮樂之隆者吾心之鼓吹也聖賢以道德爲極而闢道德之蘊者吾心之汲縷也是以君子之爲學也勿驟企乎四端之極而但審其端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良焉擴其量以充之而四端之極全矣亦更勿驟冀乎五常之極而但踐其行於子孝臣忠弟恭友信之倫焉篤其心以推之而五常之極全矣且更勿驟幾乎三畏之極而但探其原於陰陽禮樂道德之蘊焉精其心以造之而三畏之極愈全矣是非善守此寂然不動之心以御紛然至動之物也不可是非善御此紛然至動之物以養此肫然不動之心學終未見其成功也故曰心極云者聖聖相承之學也昔者堯舜之治天下也地平天成而其傳心之要不過曰危微精一孔孟之教化也參贊位育而其授受之旨亦不過曰一貫曰性善是數聖者豈故示約哉夫亦謂天一太極也地一太極也人亦一太極也人能完乎人心之太極則天之太極不在天而在人地之太極亦不在地而在人心已故或曰中或曰仁或曰性善皆一也一則未有不貫焉者也濂溪之言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旨約而辭該矣於虛至矣謾以加矣爰圖心極以立

學準其亦猶濂溪之意也夫

格致說

楊鳳昌

朱子誦大學格致章曰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斯言也吾儒童而習之但滑口讀過及開講行文亦但囫圇言之未嘗實求即物窮理之義實盡即物窮理之功故終身在日用倫常之中見理不真人云則亦云之人爲則亦爲之而或是或非宜從宜違不能斷之以理決之於心此所以能隨俗不能矯俗能依衆不能異衆而道終於不明不行也夫格致之說深求之則易晦淺言之則易明何也天下事無論巨細精粗莫不有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舉其大者言之即如君王何以要忠便即忠君而求其所以要忠之理父母何以要孝便即孝親而求其所以要孝之理凡此可以類推舉其小者言之即如人生何以要穿衣服便即衣服而窮其所以要穿之理何以要吃飲食便即飲食而窮其所以要吃之理舉凡人倫日用醉醉往來幽而鬼神明而親友每行一事每用一物皆從心上研究一番而窮其所以當然則至理出焉見道真而知識擴是非易斷從違易決凡事當前足以持正論而抑邪說矯偏見而破羣迷不至溺於俗而畔於道此則即物窮理之實功而格物致知之大畧也不然以身應事

而不以心求理其事之是也不能確見其非也不能確見其非其事本宜從
也不能決意而從其事本宜違也不能決意而違往往終身講格致而終身在迷惑
之中勿論所行之多謬也即所行皆是而昧昧以行之此又孟所謂行之而不著習
矣而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也世之讀格致者能於即物窮理章四字實心體驗
庶不昧格致之說也夫

自反說

楊鳳昌

吾儒讀書談道非徒托諸空言必將所談之道見諸行事斯爲不畔於道昔曾子質
魯而能深造夫道惟在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蓋得力於自反耳夫自反二字學者皆
能言之而實能自反者恒鮮由未得其下手處也昌不敏竊即自反二字細心體認
大抵以我字爲主如誦詩讀書知人論世若者合道若者非道便自反曰我又何如
或聞一言而以爲合宜或遇一事而以爲非善便自反曰以我處此又何如有時與
人議論而曰某事有乖人倫某事尙合人紀便自反我於倫紀如何有時與人周旋
而曰某人持身不苟某人處世無方便自反我於身世如何無時無處無事不以我
字管理之初則勉強久則自然道義純熟而躬行實踐不見其難矣此自反之實際

也

兵食論

高珍

嘗聞足食足兵而民乃信凡爲國家計者類然永郡地處邊隅自國朝定鼎以來設協設鎮設營無不以糗糧爲先務何也附郭五約地瘠糧少多賴三川南路及山前後之糧充積於倉乃不告匱其在承平已然軍興士馬雲集日食不資糧儲可忽乎哉同治癸亥方伯岑公嚴檄大舉進攻迤西我郡士民反戈內應郡城垂克獨遺城北馬房一區官軍圍攻莫不視爲囊中物耳殊賊有餘糧死守待援文武員弁調練繁營需食孔急雖紳民急公好義承認捐饋運送供給每多不濟欲效賊人加歛橫征派丁負運不忍爲亦不暇爲也未幾賊援大至江防兵潰賊遂長驅直入圍逼孤城官軍日望援兵遲遲不至各處饋運胥絕雖殺牛饗士而城中之牛馬能有幾許即掘草充饑而城中草根能有幾許今日者坐困愁城一籌莫展呼籲望援饑火中燒險象危機愈於累卵語曰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兵革非不利米粟非不多尚有委而棄之者况賊踰倍蓰粒米全無枵腹待救者雖金湯之固能長守乎危城復亡勢可立待塗炭之苦尙忍言哉瀝血遺書用以告後之官斯土者思患預防廣儲糗糧

幸而承平可備旱潦不幸而禍亂可給兵食萬勿臨渴掘井不免涸魚之困致蹈今日之故轍焉國家之福斯民之幸矣

孫真人事蹟考

許印芳

世俗所傳孫真人事多訛妄鄉人有像設祠祀乞予撰扁聯者因爲考訂而駁正之按唐書隱逸傳及太平廣記酉陽雜俎潛確類書避暑錄話升菴全集諸書真人諱思邈字未詳華陰人隋開皇時生幼好學通三教微旨時稱聖童長而隱居終南太白峨眉諸山修道養生行藥治病虛昇之照隣嘗晤之於京師尊如師長執弟子禮昇之梨樹賦序曰孫處士道治古今學殫術數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至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閔安期生之儕也贊揚可謂至矣然道治古今一語囊括無遺予因摘以題額且爲撰聯云膽大心小智圓仁方妙德備中和書著千金傳道術惡黜善遷情回性易陰功廣協濟壽逾百歲列仙班上聯用本傳中語下聯用真人煉丹四言詩串以事實未嘗闌入俗說而鄉人像設不免繆繆之病考諸書傳開元中京師大旱有胡僧假祈雨名結壇昆明池咒水七日水消數尺俟水涸將取龍腦合藥龍化老叟求救真人曰吾聞龍宮有仙方三十首獻方

當救汝龍捧方而至真人救之水復舊胡僧恚死真人取仲景名義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置一仙方有仙官諭之曰汝積功德將得仙因以物命爲藥治病咎在傷殘損汝功德得仙之日如陶宏景當尸解不得飛昇矣其後真人改方更著千金翼方行於世今人妄傳爲龍治病祀真人者作病龍於像前像則揚手拈藥鍼如治病狀豈不大謬夫爲龍治病龍出甘泉報德孫登事也爲龍治痘龍負之昇天馬師皇事也與真人毫無干涉更有作猛虎於座下者謂真人能伏虎因龍而附會及虎尤諷罔矣若謂方出龍宮禮隆報本則據龍王捧書侍側庶幾安善否則蟠龍像後或書昆明池龍王神牌置像前亦妄昆明池在陝西省城潘岳關中記云昆明池號爲神池靈沼相傳禹治水訖停船此地蓋堯時已有池漢武帝因而深廣之以象萬昆明之池而習水戰今人誤爲滇池凡石鯨珠魚牛女石少陵旌旗在眼詩一概引爲滇池典故可笑也真人之諱音莫俗讀藐亦誤當先正之

星回節考

許印芳

滇中士大夫謂六月二十四日爲星回節考之民俗是日但稱火把節爾節之前十日山民斫松樹長尋丈蛻皮而爪華之嵌以小松節日乾出貨於市赤貧及寒士家

束薪蒸代之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節之日既夕在所人戶同時然樹入室遍照幽隱口中喃喃作逐疫送窮語出而繞燒屋角齧牙蜘蛛網及瓦蟲諸毒蟲於是倒樹當門臥男婦撩衣跨火過塈相賀曰災星除矣穢氣解矣乃架石植樹大門外婦孺坐其下比鄰相對笑語以爲樂鄉里少年三五成羣碾松脂爲麵納大筒中沿閭巷行出麪撲火助之明光騰九霄而農人持火照田以祈年樵木漁獵各照所適求利益大光明中登高四望火焱點點如萬星出地頓成奇觀村塾學童聞師稱古書是日爲荷生日蘇人號觀蓮節游荷花蕩則往蓮塘采長柄大荷葉挿燭荷心然之夜游是得事外遠致者山家健兒則結黨習勇各操火樹魚貫龍盤分朋鬥陣有一人燃十數株轉門者是亦農隙講武遺意也爲主翁者夕具酒果祀家神暨先祖分餉男婦而獨夷以是日爲年書則盛饌祀神祖祀已則合會飲食飲食已則夜燃火樹歌舞廣場之上乘醉作樂若口琴若阮琴瓢笙絰簫二絃三絃之屬雜然並興而肉聲繼發山歌水調一唱百和其詞頭總謂之石榴花一曰大攀槳其揚袂頓足穿花對竹之舞略如苗人跳月夜分歌喉渴舞腹飢大陳餚核更燃火樹作長夜飲以上情狀三述皆然又或以後一日爲節俗并呼火把節事見古書者譚叢所記爲得

其實惟稱六月二十八日乃傳聞之誤記吃生事專指夷俗至謂是日總稱爲火節言簡而文可以定名可以行遠矣而士大夫修志紀時溯厥由來有三說焉一曰武侯南征孟獲既服是日入滇池薄暮夷衆設庭燎以迎後遂因時紀盛相沿成俗一曰曼阿奴爲漢將郭某所殺其妻阿南被逼是日自焚松幕下國人哀之歲中如期燃炬會飲以弔之一曰南詔謀并五詔是日祭先約五詔助祭鄧賾詔妻慈善逆知其謀以鉄鋤約夫臂南詔焚五詔松明樓上惟慈善能辨其夫昇屍去南詔欲娶之慈善餓死後人亦哀而弔之三說不同然皆是日故實傳信既久無容訾議惟謂是日爲星回節則謬甚夫節名星回實取禮記月令篇季冬之月星回於天之義豈季夏之月所能假借蓋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爲星回節命清平官賦詩有不覺歲云暮感激星回節之句詳見太平廣記及玉谿編事其誤爲六月二十四日未知始於何時予嘗流覽載籍滇事訛謬多在元代滇僻處西南而南交之宅見堯典濮人之會見周書是二帝三王時已通中國元人李京雲南志畧乃稱莊蹻王滇始通中國其謬一也滇在西漢時盛覽張叔許淑尹珍輩游學中國受五經歸教鄉人東漢章帝時滇池出神馬甘露降白鳥見乃興學立師旣傳經學其崇奉孔子不待言矣

至唐時南詔晟羅皮始立孔子廟於國中元史張立道傳乃稱滇以王羲之爲先師立道爲立孔子廟始知尊孔子其謬一也漢武帝時伐昆明國作昆明池象滇池習水戰其池在長安西南詳見漢書本紀注兩池異地且異名元史張立道傳竟指滇池爲昆明池後人藉口妄用典故其謬三也由此三者而推之星回之誤六月當亦始自元人然元人之陋不足責由前明至本朝滇省儒風不振文學之士後先相望乃鴻博如月槎侍御其留硯堂集星回節詩指六月而言淹通如荔屏大令所著滇繫雜載類直云火把節即星回節其他訛謬者指不勝屈太平廣記玉谿編事皆非僻書月槎諸公豈其未見歟禮記月令篇又童年肄業及之者豈其老而頓忘歟夫南詔國滅星回之節已廢火節之興原於服忠武之威表貞烈之德歷久不廢而逐疫新年祭先講武諸事乘乎其閒歲樂民安相與飲食歌舞備覩泰平之有象亦可見滇人神游化宇不復知有蒙段煙月矣南詔星回節詩云悲哉古興今依然煙與月儒者實事求諤固當黜其僞而存其真奈何竊彼久廢之虛名冒茲威德之嘉辰承訛踵謬自欺欺人外人有訂正其事而指摘之者將以滇中士大夫爲何如人也可愧也夫可怪也夫

曼阿奴一
作曼阿娜一

郭某一
忠見月槎詩序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義

張延熙

自來人君立國不能無城郭宮室徵調轉餉供其力役者誰乎僉曰民也不能無幣帛饔飧百官有司供其賦稅者誰乎僉曰民也然此尤未言乎其心也至於其心則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有歷歷不爽者耳苟無民何有國乎知此則夏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義可得而釋矣夫民果何與于邦哉吾思主治者君也君而聖明也者則邦乃其昌輔治者臣也臣而忠盡也者則邦家之光隆而至于民則不識不知無好無惡也意惟是順帝之則遵王之道已耳邦之寧否似於民乎何關茲而重之曰本期之曰固無乃不量其力重視斯民也實甚雖然莫謂民無與于邦也我觀木之有本也發榮滋長皆于根乎是賴水之有源也流濕潤下皆於源乎是資物固有之邦亦何獨不然乎蓋自古立國首重民心未有得其心而邦不興者亦未有失其心而邦不喪者又况供力役供賦稅者一取之于民而不可一日無乎秦之築長城也民力竭而揭竿起隋之征高麗也民情離而寇盜滋此無他本不固也本必有金城之固斯邦乃如磐石之安書曰邦之榮慶邦之杌隍於民決之也苟舍民以求寧焉殆亦猶木之斧其根而沃其葉水之塞其源而導其流也其可得乎

蠟僧解

王寶書

夫夫也峨其冠博其帶戟其鬚髮而乃僧之者何也曰是無父母妻妾子女之奉天倫之樂故屏之也僧矣而蠟之者又何也是於齊之甘茶之苦蓼之酸且辛備嘗試乃食而不知其味故淡之也屏之矣淡之矣彼庸無華鬢之春屢與甘露之法食也乎曰有有魚之目則常醒也而孰鰣以木有蜂之蜜則常甜也而孰駁以膏而後乃今罥罥焉索索焉求諸方以內無其人求諸醯酸以外亦無其人是故不得不僧之僧之而且不得不蠟之矣今夫味者至無味者也孟子曰老無妻曰鰣又曰老無子曰獨獨也鰣也皆有味乎其言之也余老矣今乃得鰣與獨之味而並味之味之而竟至於味無所味則其無所謂味外之味也遂於本年夏四月既望女殯妻亡之後改字蠟僧

春秋晉楚弭兵盟論

張思敬

天下之患有務虛名而貽實禍者莫甚於弭兵之議也此議倡於宋向戌而成於晉趙武論者執兵凶戰危之說遂謂武仁人也戍雖好名亦不失爲賢人也庸知欲息兵而凶愈甚欲罷戰而危愈亟哉左傳趙武執政之年齊崔慶亦初得政武曰自今

以後兵可以彌後懦謂仁人之言其利已溥迄宋之盟遂武初心說者益謂武慈惠文讓而不爭從此中原息兵者數十載皆武之力也詎知甫盟而衷甲爭長楚何嘗有弭兵之心轉藉此爲養銳之計不數年而楚圍欲以兵襲鄭號之會而又復凌晉爭長旋且滅陳蔡窺周鼎中原兵禍自此而極所謂息兵數十年者安在夫向戍陰險小人不足論也趙武則藹然長者也乃以恆怯過甚致墮屈建術中欲博弭兵之虛名反貽召兵之實禍後儒謬加褒美不又墮武術中耶雖然兵未嘗不可暫弭也必也無強敵之逼無國讎之恥則可弭羽毛未豐雖伏待舉則可弭所謂弭者外示安閑內申戒備非真銷鋒鏃鎗也而春秋之時則不然春秋之元惡莫甚於楚楚也者首僭王號荐食諸姬問鼎之心包藏數十世蓋周室之逆臣而爲天下所同仇也齊桓晉文雖挫其凶鋒惜未能制其死命趙武之世晉楚力皆不競而諸侯多向晉且晉卿不如楚惟就武與子木言之其他列卿中若荀吳魏舒之善兵大夫中若伯華叔向之善謀楚均無其匹也况吳患滋長楚疲奔命已有外強中乾之勢方當力乘其敝何苦爲弭兵之謀哉使武當日者合諸臣之材力率長轂四千之衆兼齊魯鄭衛宋曹之師分道趨方城漢水解楚肢體而約吳以舟師潛襲荊郢搗楚腹心楚

分應不暇亡可立待滅楚後再以天下全力問吳僭號之罪上尊天子下撫諸侯功業當遠出桓文上乃計不逮此輒欲苟安旦夕俾楚得養銳以待暴虔繼起遂大城陳蔡不羹更爲得天下之卜向非乾谿遇禍則投龜詬天之餘安知不長驅河洛遷九鼎於郢都也是知弭兵之舉晉楚用意各殊武則偷安養寇忘幕燕之危建則申儆飭備爲伏狙之計齊秦均無遠志不過聽命晉楚其餘則等之鄙以下矣然則弭兵之說必如越勾踐之嘗膽臥薪秦孝公之閉關蓄銳斯可矣蓋名弭而實不弭也否則名爲休兵息民實則廢備縱敵欲國不危得乎孟子曰出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可爲弭兵之藥石也觀夫東晉拒石勒和議迭抗五胡以弱支強終延百年之祚齊王建覲顏事秦數十年民不知兵卒爲秦滅千古弭兵之禍不可枚舉易曰除戎器戒不虞孔子亦云足食足兵何嘗有弭兵之說哉苟欲弭兵亦當法屈建之深謀慎勿效趙武之懦氣也

王陽王尊論

張思敬

人臣之事君也險不可避險亦不可幸必也寓果於慎以期履險如夷焉此君子坦蕩蕩之道也觀王陽王尊九折阪一事一避險一幸險過中失正皆聖賢所不許矣

漢書王尊傳載王陽爲益州刺史至邛鄉九折阪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隨以病去後王尊亦爲刺史經其阪問之曰此非王陽所畏途耶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論其辭旨竟似一孝一忠二子固並行不悖矣庸知陽避險尊幸險皆非坦蕩蕩之道哉而論者曰居家言孝受事言忠陽特藉孝以文其怯非移孝作忠者也尊之勇於赴險豈非知有君而不知有親哉此揚尊抑陽之說也又或者謂陽不數乘此險特於過阪之後以病去職非當時畏難不進而中道回車也尊之此馭實欲矯陽之所爲設無陽事在前尊未必疾驅冒險也是陽雖似怯意猶出於眞誠尊雖似勇迹實鄰於矯飾古惟有眞誠之孝子安有矯飾之忠臣耶此又揚陽抑尊之說也迄今觀之二子雖似怯似勇之不同其實皆眞誠也何則君子之論人也必統衡其生平不可以一節概也不觀陽之相昌邑尊之相東平王乎二王者皆多過失而陽以婉諫巽而感人尊以慙言氣凌其上且陽以諫外戚許史權勢燄赫事宣帝不納即病去尊以劾匡衡張譚阿附石顯事反爲所傷屢起屢蹶蓋陽有伯夷治則進亂則退之風尊有伊尹治亦進亂亦退之概然宣帝非暗昧之主一諫不從可以再諫成帝時則魁柄已移王氏尊何能挽回政局哉則陽不

必退而退尊宜退而不退皆畧近夷尹而不得其宜所由倚於一偏也是知審慎之過流爲畏葸果敢之過流爲輕率陽之遺體動念是也然畏難境而思退非以身許國者也尊之忠臣自許是也然不徐行而急驅乃尙氣輕生者也譬之猝遇大敵陽則望塵欲奔忘戰陣無勇之戒尊則單騎犯難昧好謀能懼之經而一避險一幸險僅論一節如是統論生平亦各如是也故陽之失在過慎尊之失則過果各得忠孝之偏端而昧忠孝之大體假令以此所長濟彼所短則寓果於慎不至過中失正矣

唐太宗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論

張思敬

唐太宗知人善任不減漢高獨其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事說者以爲非知之不明即寵之太過而不知皆非也何則君集者貪狡傾險人也然當其初有定策之功而無顯著之過尙不得以姦邪論帝安能逆料其後日之惡過防之而不教之也而說者曰兵凶事也故善教者必先察心術使帝早有知人之明必不蜻賈以機權爲虎傅翼也或又曰帝惟念其有定策功效之特以寵之而不暇究其心術也噫此二說者何其視帝之淺哉蓋古人成全將才必觀其實之可受故孫仲謀之於呂蒙蔣欽范文正之於狄武襄宗汝霖之於岳忠武皆教以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無他因材而

篤故也以君集狡猾之性固非四子之忠誠者比而材質則頗相近其忠誠之將百無一二使貪使詐馭將之常惡有可使而不可教者乎况兵法之善者其權極於變詐而其經不離忠勇使君集而善學之可盡爲將之道即可激報國之忱豈得以教猱升木論哉以太宗之明何至獨惑於君集吾知其教之也非第欲收鷹犬之效且欲略化其質而曲成其材也不明過寵何足譬太宗耶又或者疑曰其初有功無罪教之未爲過也既而告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教臣是不惟以恩爲怨且欲藉以傾靖踵逢蒙之故智也靖不肯盡其術者非早悉其爲人哉帝旣不鑑其諫而責靖及靖諫已白又不能詰其諫靖罪而教之如故也且道宗奏其有異志帝亦置之不問而教之仍如故也况復命其重兵獨將遠伐高昌縱能掃穴犁庭不慮其擁兵發難乎是則不明過寵之累不在兵法之初教而又在兵法之繼教矣殊不知太宗神武命世將相多才故羅藝輔公祏薛萬徹王君廓輩一謀不軌即敗不旋踵何有一君集後日逆謀甫肇即伏刑誅是其驗也此日則志在功名何苦遽欲發難乎然則帝教之不輟者正欲收一日搏擊之效特知其梟獍反噬故一教之後不復再假事權也當日聞其言而即責靖者非不明也慮靖防之而遂斬其術也容其過而命專征

者非過寵也擬善馭之而使盡其才也彼旣非韓彭之流亞帝何至效漢高之雄猜哉觀乎高昌之役聞喪而止喪發乃進居然王者之師且勝算在胸操縱自如受命而出成功而還君集亦未易才然未始非善教之力也帝臨刑而泣之者始終一憐才之意有疑爲僞者亦過矣雖然帝聞靖欲盡臣術此君集欲反之對即不再詰責靖可見君臣心心相印留有餘以制君集更不得謂不明過寵矣乃彼卒恃才矜功導逆以速其死嗚呼如君集者其亦益成括之徒歟

回紇助唐論

張思敬

自古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有借外寇之亂人以平內亂因合外內爲一亂者如回紇之助唐是已唐書載回紇爲匈奴之裔部落微小其性凶悍貪婪常以寇鈔爲生是固外寇之亂人也乃太宗用之則有功而無患肅宗代宗用之雖有功而多患其故何耶蓋貞觀初回紇始盛太宗神武蓋世四夷賓服回紇亦畏威入貢自願助唐征討太宗以臣僕使之非若肅代闇弱值賊勢方熾求助於彼視爲兄弟之國故於太宗則畏而歛其鋒於肅代則玩而肆其志此有患無患所由分也不特此也太宗之用之也外征薛延陀則非以亂平亂實以夷攻夷班定遠之遺意也肅代之用之也

內討安史輩有郭李將中國兵自足平亂回紇之來者不過四千餘人其助與否何
關輕重乃必乞援異類釀開門揖盜之禍且以天子之尊而與可汗抗禮以儲君之
貴而與葉護比肩功雖倖立入東京而殺掠附懷恩而入寇內亂平而外亂又作是
太宗猶爲得計而肅代皆失計矣說者謂賊所憚者惟回紇香積寺之戰郭汾陽勢
幾不支幸回紇來援賊始大潰乘勝遂復西京從此收復東京鄆城多借回紇之力
何云無關輕重然如李臨淮河陽之捷及河北諸捷功非出汾陽下而回紇均未與
焉可知回紇之功不足多即云足多而功詎足以掩過哉厥後涇陽尋盟回紇歸國
年進羸馬萬匹責唐償絹四十萬唐如量給之而寇炎如故則其貪得無厭野性難
馴也明甚猶幸在長安者旋爲張光晟所殲其部衆又屢爲吐蕃所破勢遂削弱不
然邊患何時息耶嗟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肯助我者小則利我大則謀我者也
觀夫白狄助周反噬而成叔帶之亂羌胡助魏衆處而速西晉之亡苟不杜漸防微
而妄引豺狼入室則借外亂之人以平內亂究合外內而爲一亂猶抱薪救火而燄
益烈矣唐之末造沙陀號爲忠義其助唐討賊亦功過參半求其有利而無害者未
之前聞也然則以之平內亂不可以之平外亂其可乎曰不可蓋有太宗駕馭之權

用之平內亂亦無害如肅代之間弱用以平外亂亦可憂是在其君之大有爲而其國之能自強而已然神武如太宗者古今有幾人哉

宣和會金攻燕端平會蒙古入蔡論

張思敬

嗚呼夷狄之禍無世無之而開門揖盜往往自速其禍迨禍發而不可撲滅噬臍之悔已無及矣讀史至宋會金攻燕會蒙古入蔡未嘗不歎徽宗理宗之庸闇而專用小人以取敗也考宋史重和元年使馬政約金攻燕宣和二年議成童貫王黼實主此議適當金勢方張遼軍屢敗之時也紹定五年與蒙古約攻金端平元年遂會兵入蔡史嵩之實主此議又當蒙古滅國四十金祚垂亡之時也爲宋計者慮唇亡齒寒之患於遼則協助之思國破君虜之讐於金則獨攻之揆情度勢似爲兩得乃夢夢焉藉兵強敵以逞志一時致燕易旋得旋失而召金兵之入汴唐蔡亦旋得旋失而召蒙古之入杭謀之不臧覆轍相尋非自貽伊戚乎夫論金之強莫與京遼人百戰百敗宋助之亦亡不助亦亡宋既不能獨力復燕易則約金取之不失爲全勝之策非若殘金之僅踞蔡州獨力可滅者比也似會金得而會蒙古失又論遼宋約爲兄弟和好已近八十年宋不宦幸災而樂禍金則滅宋社稷虜宋徽欽奪宋土地有

不共戴天之讐及其將亡也獨力原可入蔡然與強敵爭利以啓釁不如以強敵合謀以示好似會金失而會蒙古又得殊不知二者皆失也蓋遼當日兵雖屢敗而地尚未殘廣漠萬里猶可爲宋屏藩與其僅得燕易蹙遼亡而獨支大敵孰若以中原之力助全遼之力以抗金乎即令不助遼而俟遼之瀕亡獨力收燕雖迫遼於險尙不至爲金所輕也若夫金固深讐旣無可助之義且以渺小彈丸之蔡烏能抗混一函夏之元又無可助之勢宋當此時宜乘蒙古未動用李愬雪夜之兵銜枚遠襲取蔡直若反掌又奚必借資強敵哉蓋會金攻燕者貪其土也會蒙古入蔡者旣貪其土復憂獨力之難成非貞爲復讐計也果有復讐之志則伐金不待今日也尤可笑者童貫輩攻燕敗歸其得燕已明受金惠復納金叛人張殲是背盟而召入汴之禍也孟珙之入蔡實藉元兵史嵩之復遣兵爭洛是背盟而召閩樊之禍也旣不慎始而輕與約會又不善終而貽彼口實雖狡焉思啓之性終難遏止然自生厲階以激邊釁宋烏能辭其咎耶然則在宋宜何如必也修政愛民舉賢任能選將練兵設險增戍斯不難發奮爲雄制人而不制于人也何必引虎狼爲助失國體而速禍機哉嗚呼憤事誤國固小人之常童貫史嵩之輩何足置議特怪徽理二君之偏信耳馴

至祖蔡朱梁同惡相濟而北宋淪賈閻丁馬羣姦接踵而南宋亦覆金元雖夷狄而其時君臣同德將帥得人其勃然而興宜也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吾於此而益信

卷之三
陶侃論

宋增厚

讀史至三代以後嘗喟少完人吁此苛論也夫世運有升降人才亦豈有升降哉執千百年一遇之說繩之於後人必大盡生禹稷而後可必天盡生伊周而後可國家得人非借才異代也但有一二智慮忠順者幹濟其間不難削巨憝而匡王室子與氏所謂事半古人功倍古人者庶幾近之矣夫陶侃之在東晉也人品卓然勳業爛然誠江左之表表者陳敏據江東則破之王敦反武昌則誅之蘇峻陷宣城則討之迹其芟夷叛亂再造王家晉臣中亦豈可多得雖以王導之局幹下壺之忠貞尙不能轉危爲安使國家如金甌無缺若庾亮輩更對之有愧矣而論之者但以鐵中錚錚目之豈以聰明壅蔽人或能欺歟抑以舉動驕蹇志或不篤歟凡此皆非也陶侃者才有餘而學不足也使濟以學問匡復之功當於三代上求之區區漢魏不足比數惟其無學以濟其才此所以論其勳業究不能滿於人意觀梅陶之言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嗚呼亦豈足爲定評哉如侃者謂機神明鑒似魏

武可也勤勞似孔明可也至忠順則失之遠矣何者侃之說王貢而克杜寔也一魏武間韓遂而破馬超也侃之辭王敦而急赴廣州也一魏武避袁紹而固許都也侃之拔襄陽而留桓宣以都趙也一魏武合肥而留張遼以拒吳也機神明鑒大都類此至於檢攝軍府未嘗少閒與孔明之親校簿書汗流浹背相似矣竹頭木屑籍而掌之與孔明罰四十以上躬自理之相似矣而所以不及孔明者以忠順之心未至也而或者曰侃之拜表即行戎服登舟晝夜兼程祁山之師非歟曰不可以一節而概生平也忠順如孔明三代下一人而已豈侃所能望其項背孔明以受顧命而盡瘁侃以不被顧命而徘徊其設心已大相逕庭矣使無折翼之兆晚年能盈滿自懼若是乎曰梅陶之論直矯論也何後世猶有述之者曰梅陶之論非矯也亦善善從長之意也侃立功於晋室久矣使以不學之故並勳烈沒之何以勵後世之戮力王家者乎觀史家紀載謂唐太宗戰勝羣雄類魏武慕容恪輔少主若武侯夫以太宗擬魏武有過之無不及以慕容恪擬武侯幾於不倫而後人不非之者節取焉耳梅陶之論亦不必泥以求之也雖然侃何可厚非也庾亮料蘇峻之亂可謂明鑒矣然究不能平蘇峻之亂也王導不從王敦之逆可謂忠順矣然究不能靖王敦之逆

也若侃者非晉室之魁傑也哉

始祖廷之誠而斯惠既矣無天不韌慕王逸之誠
則顧之無不感頤良矣則顧之則顧之則顧之
宗廟禮樂有繼之於人父以尊容齊清五君數公不論而後人不求之者誠足知耳
至若晉書年號史家之詳與廟號上宗廟號是缺焉而後又謂之主諱者失之以大
義是古意也孰知外者至八安可得不半忘也此惟過庭之時以謂尊祖之榮既
識許長使西蜀國以傳之豈猶所附麗也當曰增潤文而不錄出亦善善
雖學其過不妄改余地猶時是後人之私也或云張良之逃艸平定新舊自
而猶未免也則顧其後而更始之大則可謂之誠也故其間既受顧命而
逢迎而與否固以之為失也豈知竟喪失於顧也故其間既受顧命而
顧者之與所知於其事之子皆知之之日既知之之日既知之之日既
識其後與所附麗乎則其後而更始之大則可謂之誠也故其間既受顧命而
大失其德而留其名也豈知其後而更始之大則可謂之誠也故其間既受顧命而

漢文叢錄卷十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論著類十

淮陰侯論上

施有奎

史稱韓信與陳豨謀反呂后收信斬之夷三族於乎信豈真謀反者哉信果謀反當于天下未平之時不當于天下已定之時信豈真謀反者哉雖然信不謀反而其跡自有難掩者信才大而疏志滿而驕多多益善之對生乃與噲等爲伍之嘲笑上不見高祖下不見樊將軍目空一切而已深犯高祖呂后之忌矣至功高不賞心懷鞅鞅乘高祖困榮陽危急之秋請封假王則要君挾主之嫌蓋不能免焉矣其後有人上書告信反於高祖高祖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既禽而復釋之當是時天下猶未盡平猶有愛惜之心也呂后則無事愛惜矣呂后以高祖春秋高早有一日王諸呂之意畏信故告變書一上不下廷尉不問虛實乘間而誅之夷其三族豈不冤哉然孰非矜已倣物恃才任氣之所致哉太史公以學道謙讓少之有以也夫

淮陰侯論下

施有奎

或曰先生之論信當矣至謂信不反漢何由而知其必不反也曰于情于理于事而

知之信無大志請封假王是其心得爲王而止矣固無爲君之意也此由情而知之者也項王使盱眙人武涉說信反漢信曰漢王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終謝之齊辯士聃通亦說信倍漢信曰漢王待我厚豈可以鄉利而倍義又謝之此由理而知之者也信爲漢王盡力用兵威震天下名聞諸侯楚漢存亡且係於信一人掌握中信苟欲反一移步而風雲變色不待他求而後集事也不於此時反而于閉門閑居時惜人力以反之雖至愚之人不出此此由事而知之者也綜此三者以觀則信之不謀反也明甚蓋嘗論之人臣功高震主最忌人之諱以謀反以彼甲兵滿胸韜畧出衆勇足以敵萬人智足以爭百勝一反字足以坑之無他功高震主也戴震主之威挾不世之畧幸當多故之秋國家方依之以爲性命則唯恐其功之不偉而畧之不盡斯時亦即無告人即有告人亦不聽或反得罪洎乎天下大定晏然無事不幸爲人所仇怨偶遇姦盜竊發設疑詞指爲通逆牽拉傅會影響之受羅織成獄而誅戮隨之矣患生於可畏而盛名不易居也嗟嗟冤死狗烹鳥盡弓藏千古傷心事不少而信乃死于兒女子之手其遭遇之不幸不尤奇矣哉

李沆論

余讀李沆傳至真宗問沆以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爲最先未嘗不歎沆之遠見深識而得經國之大要也蓋常言之天下之事遠矣禍福之倚伏事機之隱微時勢之緩急非老成練達者不能察其故而識其情彼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其學識甚卑其墨局甚隘見不及百里之遙料不及一歲之外徒以詩賦文詞博人間之青紫國家無事則冒恥干進廣求聲譽有事則虛驕恃氣妄言切諫希圖一己之名而不顧蒼生之性命冀倖一時之功而不顧社稷之安危人君苟賞其誠則天下大事去矣真宗之時北有契丹西有夏人當時條議備禦之策薦紳如李宗謩趙安仁皆一時英秀而所言尙不當于務自餘通籍之子更無長策而相見每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沆嘗惡之真宗一旦用梅詢曾致堯沆恐此輩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一得大用則貪功圖名之士接踵而至其害於國家者不淺故因治道何先之間而對之以此誠遠見深識而得經國之大要也沆之言曰吾居重位實無補唯中外所疎利害一切報龍之此稍以報國耳於乎是即沆之所以用心與厥後神宗信用王安石變法之言馴至禁擾天下大亂沆之言不驗于真宗之世而驗于神宗之時當世稱沆爲聖相有以哉

施子作養生齋于西園客曰夫子之養生也能導引食氣乎曰不能能收視反聽乎曰不能能坐忘乎曰不能然則夫子之養生何如曰弦歌誦讀所以養耳也圖書翰墨所以養目也酒醴膳羞所以養口也皋比重席所以養體也詩書禮義所以養心也花竹魚鳥所以養性也耳目口體心性皆得其養而外物不足以擾其心身居斗室之中寬然自得天地非大我非小萬物非多我非少優哉游哉日與古人爲徒蓋樂而忘憂也吾之養生者如是豈比夫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者乎

道不同不相爲謀說

簡執中

指舜而語人曰是與跖善也人且哂之矣曰舜弗善跖指跖而語人曰是與舜善也人且哂之矣曰跖弗善舜其所以舜弗善跖跖弗善舜者何也曰未舜可善跖未跖可善舜已舜已跖則不可復善跖善舜也曰何也曰橫行天下暴戾恣睢跖之所喜舜之所惡也居仁由義親賢遠奸跖之所惡舜之所喜也舜視跖爲大惡跖視舜若大讎若水火若冰炭若方枘施於圓鑿相背而不相合也謂之相善夫誰信之或相善矣亦僞也非小人欲假之以圖君子即君子欲假之以圖小人談笑之中有戈矛

焉游晏之中有陷阱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發於卒然忽然之際此雍糾所以見殺
於祭仲董卓所以見殺於王允郤宛所以見害於費無極趙汝愚所以見害於韓佗
胄也故曰其暫相善者僞也亦有不僞者乎曰有之有之可法乎曰不可臧哀伯郤
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也陳子昂明堂之議正議也然
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也齊桓盟主也以用開方而亂夫差英主也以用
伯嚭而亡故君子進言於小人是助紂爲虐也小人進言於君子是清流入污也皆
不可以爲訓也或曰聖人大倫之至孔子又聖人之至何孔子不從門人之言而見
齊鄉南子而欲往佛肸公山弗擾也曰此其所以爲孔子也此其所以爲孔子之門
人也孔子不見不往不爲至聖門人而往而見亦不得爲大賢然則學孔子非歟曰
至聖人之地行聖人之行可也未至而竊效焉是以稚子而學趨吾見其蹟且傷也
此孔子之所憂也此孔子所以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之言也

水經山川考

水經山川考

寶鑑曾文

李太白鳳凰臺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咏金陵之三山二水也藉
以言寰宇山川亦三山二水盡之矣自昔堪輿家皆言天下山川起崑崙分三龍入

中國夫龍神之行以水爲斷宇宙廣矣車轍馬跡帆影篙聲足跡安能遍至惟以水流之所經則識山脈之所系即水可以知山亦因山可以知水何以言三山蓋有二水以界之也二水者江河也漢發於嶓蒙淮出於桐柏雖云四瀆淮漢僅中龍之支流耳惟江河之發源均在崑崙河發於北曰星宿海佛經謂之從多河北流萬里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由華陰而下焉禹貢導河積石尙未及其半耳江發於南曰犁牛石佛經謂之婉伽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北金沙江又北曲爲叙州大江而與岷江合由江陽卽瀘而下焉禹貢岷山導江特江之旁入者耳岷水之入江猶渭水之入河江不源於岷亦如河不源於渭之烏鼠岷山之水但可云岷江也

岷江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番經犁雅與岷江合其源亦且長於岷今金沙江源於犁牛入漢下川江則已先於塞外奔騰

爲江之源也

三龍之山界居其中北龍環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太行恆山數千里出

爲鑿巫閭渡遼海而止只南向半支入中國餘皆趨塞外千支萬派莫可究極河以

北者皆是也中龍循西番入趨岷山沿岷江左右江之右者止叙州江左則由北去

趨關中脈系大散關左渭入河右漢入江中出爲終南太華下太岳起嵩山右轉莉

山氣勢蓬勃下趨豐沛北濟南淮爲襟帶之水控引奔騰及海而止左落平原千里

自秦山齊魯諸山皆中龍之委也從古河流皆由河間入海河間者禹九河之間也
自隋煬帝幸江都引河入汴河竟委淮將齊魯地脈流斷幸得泰山塞護海東體大
物博龍脈不能遽絕今河流復由齊河入海約在徒駭之間故泰山塞護海東體大
接續矣南龍磅礴宇內幾半天下出吐番之西與北金沙江相持南下趨雲南爲老
君山經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渝二水夾之由鶴慶西嶺以及姚安楚雄武定環滇池之南繞澂江關
嶺居益普定度貴筑去沅陵分其一由松桃鳳凰酉秀至武陵之德山而止正支由

都梁南界下寶慶起衡山至海陽又分其一過九疑沿湘江之右趨萍鄉經長沙武

昌大治至匡廬止其間則潯漸沅湘辰澧資九江匯爲洞庭巨津出城陵

在岳州

入江正支則由臨賀始安桂陽揭陽大庾五嶺奔馳北轉爲小篠嶺

閩浙界

度草坪驛

常玉

江山界時爲浙嶺徽浙界

黃山

徽寧界

而東抵叢山關

績溪建平界

又東分爲天目武陵正支度東關而

峙爲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其中之水則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浰頭平遠東源

自信豐發於閩之魚梁山浙之仙霞南嶺匯爲鄱陽巨津出湖口入江金陵而下山

之每脈東趨三吳及海而止水則丹陽太湖震澤吳淞黃浦萬派千支分出於山之

謂焉此南龍左傍大江以南之支也其右則有大金沙江亦曰南金沙江佛經謂之

信波河包於蠻荒之外發源於崑崙遠出番域近大宛國產黃金綠玉琥珀水晶上流已關徵君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西南惟此水最大流至臘越之鐵壁闢廣十有五里環緬甸江頭太公蒲甘諸城直入南海不在九州之城此江之外蓋非南龍之支幹矣其內則爲潞江又名漏江亦曰怒江以波濤洶湧而得名源出入南海兩旁山麓縱橫而下又其內曰瀾滄江源於吐番嵯峨山甸鹿石山下一名鹿鳴江又曰浪滄江亦作蘭倉江以其入滇首經麗江之蘭州境歷雲龍由永昌東流入蒙化經順寧南流至漳山下交黑惠江即漾江源出西番境內亦曰漾鼻江流至浪穹合西洱河河源於浪穹之龍谷山合蒲陀江至大理匯點蒼十八川以爲河即葉榆澤以其水爲榆葉積染所成而名出點蒼山後合漾鼻以入瀾滄合流至雲州南繞景東鎮沅達元江又合禮社江經車里東北境至蒙自之蓮花灘接交趾之洮江以入於南海即禹貢梁州之黑水也李元陽以滄江爲黑水昔朱子亦有云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其說確而可據兼言雍者蓋猶泥禹貢之文耳自是而下滇迤東之水皆由南盤江此盤江則入川

江趨八達河合費東趙南諸水悉交入粵西左右二江又合海陽山分湘水而爲灘江者而會於蒼梧迫下粵東入海羣山萬壑亦皆持水而東而南五嶺以南之水俱

自入海不與江湖通而山之由仙霞關分下者至閩而止分衢爲大拌山右下括蒼左去則爲天台四明浙東諸山以及於海其南交以外尙多缺考焉前賢之著地輿辨方域者汗牛充棟矣每多參差訛誤互相指駁迄無定論余以足跡所經合之載籍存其是而去其非亦庶乎有當於高深也歟

三龍分幹說

寶祭曾

說禹貢山川者有三條四列之語而唐僧一行河山兩戒尤爲後人所祖余前篇雖正禹貢導河積石岷山導江之非而謂賀蘭陰山爲北幹益仍據禹貢九州言之以中幹爲北幹也其實北幹中華所不及見所見惟于闐南山起祖東走秦晉燕趙之龍則仍中幹之左支耳夫前代度漠之所至如狼胥居山實顏山浚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皆北幹山名今皆不得其所在本朝臣服蒙古平準回兩部凡阿爾泰出杭愛山興安嶺盡隸版輿於中幹北幹分界處始得明晰蓋江河二經實三幹界水惟江界中幹之右脈絡分明直入東海狼山福山對峙口門以劃南中之限河界中幹之左自葱嶺河源經回部匯于蒲昌海在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自蒲昌海至玉關砂積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中幹起內興安嶺瓦內蒙古各部而

爲遼東之長白以盡于朝鮮北幹由阿爾泰山杭愛山起肯特嶺爲外興安大嶺包喀爾喀各部蒙古以盡于俄羅斯是以兩興安嶺劃北中之限乃北幹中幹之大界也使河水行沙磧不滲不瀦則蒲昌海之水必穿龍堆千里之沙再絕瀚海六千里之漠經龍堆出玉關挾布隆吉河居延澤之水東會克魯倫河黑龍江以入海循其界水之常則脈絡分明焉得有河患或無如沙漠旱海水小即滲水大即瀦窮荒枯磧生氣不鍾於是潛源重發于青海之上溢出中幹隨中幹左支山脈北流由甘州出塞繞河套以賀蘭陰山障其北偏之入塞至雍莫間左右兩支交會界懶狹不足受河乃懷山襄陵東決平陽西泛關中呂梁未鑿直出孟門之上禹不得不闢龍門析底柱以納之使河澤歸一是前則伏流于底後乃高出于脊將中幹隔半支於外後人遂以之爲北幹耳夫于闐山脈出南山自西番入乃中幹之祖其在大漠南者爲中幹之北支自祁連山由青海賀蘭陰山經歸化城宣府至獨石口外之多倫泊起興安嶺及長白山盡於朝鮮者是也在黃河南北者爲中幹之中支禹貢荊山有逾河之文則由壘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北抵常山東循塞垣者皆是也在江水北者僅中幹之南支也分中幹以爲北幹尙且未得其全何怪乎以南龍爲磅礴

半天下乎然則北龍一幹何如曰北幹遠矣者阿爾泰山即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
綿五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其頂在烏普薩西北支
峰蔓壑分爲四支正北一支隨額爾齊斯河以北入俄羅斯境不知其遠近其東北
一支繞特思河之北千里東爲唐努山又東北接杭愛山之陰北抵色楞河其河東
一支爲烏蘭郭馬山繞奇勒稽思泊之北又東南爲白勒奇那克科山又東爲昂奇
山空格伊河出其南麓烏海河出其東北麓又北爲馬喇噶山布勒噶蘇台河出其
東麓又東北爲大山喀喇河諸水出其南麓其南一支蜿蜒不斷納鄰河呼勒泰河
哈流圖河納思克河布勒濟河哈巴河奇蘭河喀喇額勒齊思河阿額勒齊思河俱
出其西麓哈勒奇薩呵普都河出其東麓山勢旋折而東布顏圖河出其北麓布拉
青吉兒河札克台河出其南麓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支如黑雲二
道界瀚海中其東爲庫克西勒山又東北接巴顏山其南支爲都特嶺布帶山圖古
克里河出其西麓又南爲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峰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
爲阿爾班岳達察嶺又東南爲古爾板賽漢山其南爲諾默渾山其東南爲五百根
山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自空鄂洛阿濟罕山南向爲奇齊格納山拜轟鄂爾山查

喇圖山至伊塔特圖山而止此北幹阿爾泰山土游之脈絡也杭愛山在鄂爾渾河

之北直陝西審夏北二千里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爲最高大山脈自西北阿爾

泰山來東趨踰鄂爾坤土喇諸水爲大興安肯特諸山又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

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俄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坤塔密爾諸河皆發源

於此又大興安嶺在敖嫩河北小肯特山東自此綿亘而東直抵黑龍江入海處山

之南爲喀爾喀界山之北爲俄羅斯國界此北幹杭愛山下游至興安嶺盡海之脈

絡也夫中幹之廣遠既如彼而北幹之寥闊又如此以視南界有餘矣惟北幹之左

不可得而知若南幹之右則限以大金沙江下流由蒲甘國入海查蒲甘在暹羅之

東真臘之西直臘今南并於越南是以緬甸南掌越南諸國之在大金沙江內者仍爲南幹之支

派雖聳方外紀未能敍次詳明然山川大勢固可懸想而得之矣

前之所考僅據禹貢九州言之以中幹爲北幹不能不沿前人之訛存而辨焉乃

能詳盡其實三龍大勢必如後之所說而始得也天地之大安有既極耶夫上古

禹跡平地成天然八年之中亦何能窮覽周知於四海九州之外不過即洪水所

經治功所及合九州之境約畧言之後人據其陳迹參贊以斷附以瞽說並不計

其參差謬誤迨至本朝天戈所悉皆隸我疆宇始得詳其脈絡分其支幹確然不誤蓋必至今日方能釐定者一則以賢哲親歷於外一得據典冊詳核於中也余家存載籍無多又經變亂不少散失間嘗參互考訂會衆說而折衷之要皆取擇於前人之舊未嘗自矜自作前篇詳於南幹後篇詳於北幹而中幹則縷析條分於二篇之內似尚不乖於正用以俟博雅君子幸匡我之不逮云爾

龍磨角說

甘仲賢

友人朱君麟徵嘗言鎮南之東北山中境地絕雅崑崙拱一水帶繁灌木陰翳處有石壁高二丈廣倍之壁上五色爛斑滑膩如拭相傳昔有龍磨角於此因名其地曰龍磨角仲賢聞而爲之說曰竊聞龍之有角者虬無角者螭磨於此者其爲虬龍無疑矣然龍之磨其角也其必有所用之也變化風雲上下於天龍之所自用也噀沫爲霖救涸榮枯人之所待用於龍者也龍之所自用與人之所待用於龍者皆於角乎無與無與於角無用於角也無用而磨之龍不幾謬乎或曰坤上六云龍戰於野其血元黃其戰也或如牛羊之抵觸有用於角亦未可知而爪牙又將徒具矣不然古有察龍氏不聞覓砥礪以供其用豈今之龍大於異古之龍哉余又聞鎮南舊

名石鼓縣以石爲鼓不可擊也亦未嘗有擊之者也未嘗擊之而仍以鼓名其亦有類於是歟

順理則裕論

吳昌南

理出於天天之運行也往者過來者續有者化無者生冥冥主宰中若有心若無心推其自然靡不綽綽然理固如是也而人得之以爲人故夫赤子之生啼笑皆真孩提之童知能悉良惟性是率斯情以適何思何慮之天活潑潑地裕何如之泊乎後起知誘物化情隨事牽心逐境擾或富貴患得失或貧賤生怨尤天地本寬處之反狹若或錮我身也若或窘我足也若或掣我肘也理不順故也順則不然靜而得主常安其宅動而協宜變不離宗心與理契理易則心閒情與理依理淡則情平神與理浹理靜則神舒達也無加窮也無損榮也固有辱也固然蕩蕩乎履之坦也豈不裕哉由此言之性分之內取携自如身世之間進退有餘愷悌君子俾爾彌爾性故能泮奐爾游優游爾休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眸然見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曾子曰德潤身心廣體胖蓋言裕也順理之效如是也夫如是也夫

悔過說

吳昌南

吁嗟乎過之累人也大而倫常之悖小而日用之乖顯而晉接周旋之差微而性情
心術之謬僉影歟焉儕類鄙焉神明憤焉以是藐諸躬而無端愆尤日增月長不啻
滋蔓難圖也孰使之然哉方其冒昧徑情動輒得咎始則意所未經繼意雖經而反
自護及清夜惺惺良心長發乃默記其失而惕然曰吾過矣又總計生平疵累萬端
怙終凶悛者而凜然幡然曰吾過矣嗚呼一行不檢百行難掩一言誤出千言莫贖
况吾之過擢髮難數其將何以爲情則將曲自恕而過莫予恕也將強自解而過莫
予解也思所以濯之而江漢之水難洗無形之垢也思所以磨之而他山之石難攻
無象之瑕也嗟嗟早知今日何致前日之疎詎意前日竟遺今日之恨景伊聖賢若
彼其潔我亦人耳若此其污雖曰悔之益亦晚矣雖然莫謂其晚也往者不諫來者
可追轍不再覆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津不復迷也日月之食何損明光白圭之玷
復成完璧自貽伊戚自訟求仲父兄師友其許我天地神靈其鑒我千百世後援筆
尙論者亦原情而曲諒我秦誓一篇獲列典謨訓誥後者其以此也夫

反說真

吳昌南

赤子之啼笑皆真其心真也知誘物化而真心失矣本來之愛敬皆真其性真也客感攻取而真性漓矣然則將奈之何孟子曰湯武反之也真僞之反僞反即真匪因僞念弗識真心也匪因僞情弗識真性也是故寡欲以養心檢身以扶性後起嚴祛生初謹守強之乎先安之乎久不益本無適還固有是謂去僞反真用以守先待後

永嘉學派論

周文龍

永嘉學派自薛文憲公良齋始其父徽言學於武夷良齋自十七歲起從荊南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伊川高弟袁溉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思以行於時厥後留家以禦金人保伍以弭盜賊授田以實邊圉而且談兵則以仁義紀綱爲本持敬則以參前倚後名齋是其生平行事固無大謬惟言於孝宗曰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識者於是知永嘉之學非純學也夫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前人嘗言之然小人好名必能畏義君子則素畏義者也而好名焉必至矯揉作急功近利鈞名譽於當時爛聲施於後世其流弊何可勝道哉按永嘉講友曰鄭伯熊等學友曰葉適陳亮張忠甫等其門人曰陳傳良等歷數十人而止齋學最純恪青出於藍是有功於永嘉者也水心天

分高放心砭古賢哲不免然至理名言堪與朱陸鼎足亦無累於永嘉者也若夫永康自謂醉面盜背不及先儒而拓開萬古推倒一世可以自信是其才思高邁故禮法難羈口說皇王帝霸之畧一身不能自保苟非朱子勸其紕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以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焉其流弊何可勝道哉朱子語彙云陳同父學已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而說王猛不說孔孟而說文中子可畏哉又或問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朱子曰然只是小然則孔子戒子夏曰無爲小人儒又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不此之務而沾沾於獻太平十二策之文中子是永嘉之弊蓋弊於不學魯論語而學擬論語者也買櫝還珠智者不爲故葉文修公味道陳潛室植易學於朱子而其派亦漸祧矣雖然狂瀾雖挽餘波未平彼忠甫續傳爲教繼公繼公門人爲趙孟頫不顧名義帝胄事元急功近利弊至於此要之學固期於有用而弊即在急於見用漢儒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宋儒之言曰漆雕開已見大意可以救永嘉派之流弊矣

渙淚

方今天下大患在於貧顧吾謂他行省之民尙可望榮其貧馴至於不終貧獨渙氏

周文龍

處積貧之餘更苦於速貧之政即欲隱忍終安於貧而勢且不可得有心人私憂竊
痛擬附瞽誦謄稱之義以冀倅等與者之垂省於萬一所由一濡筆而不禁熱淚之
滿紙也夫滇山國也土曠而瘠民直而愿我國家休養生息越二百年草野雖鮮蓋
藏而婦孺皆知忠義是以咸同間回匪杜文秀之亂盤踞者十有八年騷擾者十有
四郡方是時潢池多故餉源兵力協濟靡常而滇中處處有賊日日有戰一兵一卒
一錢一粒無不取自閭閻萬難之中卒能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用克底於蕩平當事
得藉手以成勳績滇民亦諒當事不得已之苦心然而滿地瘡痍亂定多年元氣未
復職是故耳近歲綏靖越南籌防緬甸非僅滇圻之鉅任實爲大局攸關當事者顧
畫逋籌未嘗不欲外固吾圉內紓民困而無如際茲時勢仍不免於徵民練派捐輸
二大端房捐既苛派於省垣矣百四十萬之捐又分派於三迤矣徵練勒取雇貲是
又無捐之名而實迫於捐矣殿屎愁歎之聲無在無之慘不可言問誰爲當事畫此
策者則昔之僞參軍今之升用道也昔之僞將軍今之副總兵也其他蠹紳劣弁附
和者實繁有徒此輩蒙面喪心本無足責獨不解當事狃前此之故轍習宵小之慾
惠赴愬者置若罔聞貪狡者假之羽翼不爲朝廷繫人心不爲邊氓裕生計而竟貿

然出此下策也以餘生殘喘之子遺受敲骨吸髓之脅削外則越殘縑破強鄰日肆其憑凌內而哥老小刀異教遍行其煽誘滇之貧其可藥乎滇之民即欲終安於貧其可得乎怨毒之積事變之乘憂在滇或不僅憂在滇也然而籌滇者不暇計也滇之人不敢鳴也徒令蒿目子痛哭流涕而不禁熱淚之滿紙也悲夫

光緒乙酉滇督岑裏勤公出師越南欲以捐輸籌餉墳滇人譁然時昆明周郁雲先生草此文用蒿目子名義郵寄上海登諸申報裏勤公閱報見之遂將捐輸苛政立即停止左傳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然呈貢後學秦光玉識

滇省西南備邊議一

周文龍

滇省備邊今異於古備邊錄備邊志諸書皆不切於實用矣何則交繩失外人有覬覦之心裸黑平形勝有今昔之別然鎮邊既設流官而控制以普洱開廣復設鎮道而羽翼以臨元况騰越鶴鹿重鎮依然直當緬甸之要衝無虞四藏之多事是西南邊防已扼其要矣獨是棧道幽阻漢渡陳倉金沙汹湧元跨革囊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是固圉宜固其本也夫民爲邦本而何軍非民即何彝非民故有以固邊防之軍心者尤貴有以固邊圉之民心者滇越定界漢土

相安而騰越邊外如木邦孟密孟養之屬星羅棋布不爲收歸首鼠兩端一任外人籠絡將欲從之恐土地人民終非已有將欲拒之又彼強此弱力有不敵其勢不得不內附其屬永順思普者食毛踐土世受國恩善爲撫綏誰甘外向人情於素所親近者易於相附若遠方險悍之人乍來相見雖極殷勤未必以新而間舊也乃遷延至今邊外三司已歸烏有而外人之經營且及騰越舊轄之四司使不設法安撫其心不得而固矣按圖經大金沙江以東潞江以西江卡以南騰越以北中間廣袤千里重岡疊巘悉爲遠番言語不通服食異制不歸中緬管轄英人餌之以利亦未深得其心而光緒十一年岑襄勤公奏請援案授其酋以土都守千總之職令各部勒其衆就我範圍免爲外人驅使然則居今日而欲固彝心亦惟重申前人之議擇廉靜精明之道府協鎮分往附近滇界之野人地安爲撫馭又於永順思普各土司境開說利害諭以大義令其築堡設碉舉辦團務各衛地方聞前騰越鎮嘗派兵駐紮滇緬交界關稽考之處非必防寇聊固我圉後因兵民不協奉文裁撤似宜仍撥防兵照舊分駐或更加嚴密禁止騷擾消邊民之疑貳固邊鄙之人心而界務已寓其中矣

滇省西南備邊議二

周文龍

固軍心在餉不欠餉不欠在田必屯趙營平所謂內有無窮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者此也滇中民屯自明以來皆有之而軍屯之法則尤有可近守者光緒九年貴州巡撫林奏謂練軍駐紮操防巡緝是其專責畧則責成管帶官弁督令將附近荒地設法試行開墾其有不能成田之地即令分別土宜樹以桐漆桑棉麻葛烟茶酌定年限效驗以其所出撥抵民餉又戶部新疆屯田事宜清單一先丈量荒地分給各營註冊每兵一名種二十畝一修水利著有成效准其擇尤保獎並令久於其任以資熟手而竟全功一籌發農具籽種一收獲糧石分別抵奪一分別賞罰收獲最多保獎營官收少參罰大員亦以此爲殿最若抵省餉銀至數十萬者格外優賞或襲世職今誠斟酌其法擇地而行即擇人而任人果可信任之無疑不必以鳴勇之生事因噎而廢食亦不拘差滿之舊章致前功之盡棄予之久任又寬其抵餉之期查滇中舊案荒地種樹有永不升科之例又旱田墾荒有十年升科之例若三年定賦乃內地開荒之法也夫兵之所以畏難者誠恐開墾未效而月餉已停若寬以十年當必有聞風興起者但督課宜勤庶不以緩而廢事又十年內所獲無論多寡雖不抵

鎮亦必冊報存公而餘事可照清單辦理矣

滇省西南備邊議三

周文龍

備兵既需屯田矣而屯田必兼軍民乃能經久然有四難以千萬衆無身家妻子田園廬墓之兵處鄙遠之地師老無功而敵人餌之安能不爲利疚乎難一滇之土瘠况在不毛用力多而成功少難二瘴雨蠻煙兵不樂業難三牛種廬舍無款可籌難四而宋人驕惰之說不與焉是兵備不如民備也夫民備有七利亦有三弊何謂七利一則土著不畏瘴癘二則有身家妻子田園廬墓縱不知保邊詎不欲保家同讐敵愾有斷然者三則習聞洋人虐政丁男有稅子婦被汚必不肯輕易從賊四則所居游皆隣里鄉黨可無剽掠等事民賴以安五則有事爲農無事爲兵或工賈不廢衣食計六則戶出一丁公墾本村之荒以資練費官家可免糧餉之籌不事轉輸之勞七則熟於路徑其行便捷然不免三弊者邊地人民稀少村屯窎遠即築堡設碉亦不足以資捍禦其弊一兵弁草芥視之鄉民離心而逃散其弊二不習戰鬥素無紀律勝則裹足不前敗則一鬨而散責之太過恐激生變其弊三於此而欲除其弊以收其利則於齊鄉圍時宜仿前人堅壁清野法并小村爲大村而按候操演俾知

紀律戰鬥又嚴禁兵練滋擾則三弊去矣而村屯疎遠關隘險要仍防以兵擇將統帶結之以恩曉之以義甘苦與共疾病相扶持則四難可免其二而兵屯民屯可因地制宜宜矣

滇省西南備邊議四

周文龍

有團不可無碉堡嚴氏如煙曰賊將近口我兵於碉眼看準遠者放礮近者用過山鳥槍擊之而身藏碉中不爲賊傷一利也碉樓高可眺遠望見賊來施放號炮各碉次第相應頃刻間百里內外村莊得以戒備二利也每碉長一名碉卒十名要緊隘口迴環照應只須數座用兵不過數十名兵少則費省三利也碉制三層守兵銃礮器械薪水料食先爲預備有警閉門以守不須臨時搬運四利也碉兵責成碉長約束食宿均在其中離碉者罪非如散地可以自便人少而氣自完賊輕不敢近碉勢重亦不能踰之內犯五利也奸民接濟透漏處所多作數碉卒常川偵視然如巡邏兵丁風雨得以阻隔稽防尤爲嚴密六利也而鄉首輯要尤詳其制作品字形或連珠形其汎地稍平或山中小場集則用碉堡法以安居民其碉與守卡四面對砌者不同高下廣狹取材計費無不載在圖說可攷而知而胡文忠則曰限十日可造一

碉功成奏獎近人黃氏仲騏謂宜由地方官勸諭獎勵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則又不獨官欵始可建造也滇中於道光三年經騰越同知胡啓榮詳請奏飭黔楚苗疆案於所屬治邊共建碉五十三堡二十四屯以練兵置練田三千四百餘畝又廳屬士民捐田二百九十八畝均收穀養兵又道光七年署同知廣裕詳請設立河西外圍香柏嶺等處十五卡招募標標三百七十戶分駐於鹽課溢餘留半銀支給口糧鹽菜限滿聽其種地守卡又開化沿邊汎卡密布同治間經知府陳廷珍大加整頓添設哨樓繪圖早報外此廣南邊地無多亦易添建惟永昌邊地爲野人界順寧邊地爲猛猛耿馬孟連諸土司思茅邊地爲車里宣慰司鎮邊邊地爲崖師葫蘆諸地臨安邊地爲三猛若不於內地要隘設碉卡固不足以備不虞若僅於內地要隘設碉堡亦不足以固藩籬是宜通查各野人土司暨內地險要處所酌設碉堡或廢者舉之疏者密之本無而應增者增之仿黃氏之說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抑或酌撥公欵統由該管地方官督率獎勵使之踴躍建設凡有碉卡村寨由團首輪派壯丁操防巡緝不得苟且塞責事竣將辦理情形及設碉地面繪圖轉報即由所委之道府協鎮就便查察俾有實際如是而金湯鞏固之形成矣

任賢去邪論

段從先

從來君子小人消長之故與天地之否泰相關而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與人心之邪正相繫真小人易辨真君子亦易辨惟君子其迹而小人其心者爲難辨古者取士之途廣故其收賢也多而一時之英雄豪傑奇技異能相與釋褐登朝以勵相國家不可謂得人之不盛也然得賢士百未必無奸雄一旦有一奸雄即足以害百賢士其人外示謙恭而內實陰險附己者容異己者攻不剪除善類則奸雄不得爲所欲爲至於剪除善類而奸雄得爲所欲爲天下事尙可問哉後世易選舉爲科名以爲有文者必有行也然世有讀孔孟書具王佐才而剛愎自用者抵排衆論獨行已法雖其心不若奸雄陰險之所爲而以學誤萬世與以權傾一時者罪惟均也嗚呼此非不任賢之過不去邪之過也亦非不去邪之過也抑或有知其邪而去之不力者則以爲大度包荒於物何所不容不知邪正不並立善惡不兩存君子有容小人之時小人斷無容君子之心朝廷用一賢必有百不賢以陷之非賢之深有讎於不賢抑不賢之深有忌於賢耳義士立朝宵小之芒刺也宵小攬權義士之鷹鶻也用義士兼用宵小則義士不安用宵小不用義士則義士安而國家乃大

不安然則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非任賢不可欲任賢爲股肱之用非去邪不可雖然去賢易去邪難夬以五陽去一陰去之何以難剝以五陰克一陽克之何以易蓋道合留不合去君子之退所以易也寵益深權益重小人之退所以難也聖王知其易復知其難以其聰明睿知之姿默察於淑慝紛呈之會邪者去賢者升又何奸人竊柄學術誤國之足虞乎益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誠千古彰輝之權輿百王進退之大法哉

祫祠烝嘗解

段從先

小雅有祫祠烝嘗之文四時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祫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爾雅與公羊傳皆曰春祠夏祫秋嘗冬烝故先儒之詰無異說焉所可疑者王制祭統春祭曰杓杓即祫不曰祠夏祭曰禘禘非祫亦非祠而春秋桓八年一烝於春正月再烝於夏五月月令孟夏嘗麥先薦寢廟仲夏嘗黍季冬嘗魚亦如之嘗之義似可通於夏與冬焉不徒孟秋嘗新仲秋嘗麻季秋嘗稻之必薦也且論春夏之序何不曰祠祫而曰祫祠秋冬之序何不曰嘗烝而曰烝嘗則謂之可疑也固宜而不知皆無可疑也王制者記先王之法度祭統者溯祭典之

本原故孔穎達本鄭康成之說以春祫夏禘爲夏殷祭名周公以祫易禘名春曰祠理應爾也如謂二篇記周制不得以前制竄入則王制何以有皇而祭收而祭曷而祭之文祭統何以有殷人貴髀之義此不必因王制祭統而疑祠非春祫非夏也春秋之烝於春夏者非烝之時也魯祭之失不可枚舉公羊以此爲譏其承左氏雖未傳其經而於五年秋大雩已發閉蟄而烝始殺而嘗之例如非冬豈閉蟄之時非秋豈始殺之候是既不得已魯人之失禮昧於烝又何得以王者之薦食混於嘗也況月令秋明有嘗犧牲告備又一次而三舉此大典無論贊則不敬而祫祠烝之義又當何如也此必不然矣嘗而薦之見於夏與秋冬者豈即嘗也哉其不曰祠祫者正義曰便文也無害於春秋之序也其不曰嘗烝者曰韻句也亦無妨於春秋之序也書伊訓祠於先王是商之時春已有祠但爲祭之統名而非春之專祭耳易曰西郊祫祭是文之時祫原在夏制雖定於周公名已改於文王矣商頌那之篇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烈祖篇又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烝嘗之叶韻豈自周始乎若夫其義祠之言食祫新菜可灼嘗嘗新穀烝進品物此孫炎之說也祠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可始熟灼灼嘗先熟可薦烝所薦衆多此何休之說也班固之釋嘗亦曰新穀熟

而嘗之悉亦曰冬之時物成者衆其他或以祠爲祭品少而文詞多或以杓爲祭品鮮薄皆與經傳並行不悖也至於其期據大司馬獻禽之文及月令祠之時則在仲月孔安國洛誥傳故云當以仲月據左傳嘗悉之例與月令之大飲悉則在孟月鄭康成王制注故云當以孟月而以自孟月中氣以後仲月中氣以前皆可用者孔穎達左傳疏之所以酌其中也如云公家用孟月私家用仲月後世之制不足以定禴祠悉嘗也明矣

割股論

甘叔賢

嘗觀古人之云孝者恒不越尊顯敬養之間未嘗以割股爲孝也舜處頑嚚之變而全身於井廩曾子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及其將終以手足示門人其門人樂正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以忘孝之道自責古人守身其重如此忍以割股博孝之名乎哉夫人子之身父母之遺體也語云割股還是親之肉割父母之肉以食父母豈孝子所忍出者或曰是亦未可厚非也人之於身莫不畏其痛楚彼慨然割股以進是不愛其身而愛其親也愛親者猶不謂之孝乎予曰是忘親也非愛親也夫人子之身受之父母非人子之得所私也割股者直以一身爲我有忍一時之痛

博千古之名自專自賊無所顧忌其心固已無親矣非逆理之甚乎或又曰人子侍疾勢處危迫苟可以延吾親之命縱殺吾身亦何吝而不爲子安得以常理繩人之予曰不然方術家有用靈蓋治傳屍病者仁人君子猶惡其殘忍不仁夫取他之乎朽骨治生人之疾尙爲仁人君子所惡况以親之肉食親乎且侍疾者方欲免親於疾而乃自罹於疾必不能侍親之疾是自危其身以危其親也幸而親與子兩全無害固自以爲孝感傳之鄉閭以爲美談播之途人皆曰孝子萬一以一割而死是生不能事親以理順情安之道歟又重親以呼天籲地之悲而溫清之職自此缺先人之祀自我斬其罪可勝誅乎夫古人憂親之疾何所不至王季不豫文王行不能正履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他若嘗藥嘗糞之舉其情甚摯其事則甚庸初不以己身履危險以博高名蓋誠慎之矣近世此風盛行往讀鎮南州志孝友一門多載割股事予兄伯壘重修州志心訝而欲刪之既而不刪者善善從長之意也予憫人情之愚憂倫常之變故爲是說以曉之

張良李泌優劣論

朱庭珍

留侯鄼侯皆負天下才爲一代謀臣碩輔吾常綜其生平而論獨許鄼侯爲純臣而

留侯則才知有餘心跡未純其品非鄼侯匹也夫留侯輔漢高帝以創業鄼侯輔唐
肅宗以中興其運籌帷幄折衝千里功名略同而高帝聞留侯借箸之謀則立從聞
附耳之言則立悟聞捐關東以與信越英布之計則立行鄼侯則取范陽之策不能
廻肅宗之驄雖同一得君而肅宗之間弱豈高帝英明豁達可比是鄼侯之所遇較
留侯爲尤難也鴻溝之歸太公留侯主其謀成都之迎明皇鄼侯與其議而俎上之
對與百官起居之表孰誠孰僞不可同日語矣留侯爲呂澤畫計召四皓以羽翼太
子高帝遂爲所劫長陵杯土未乾而戚姬如意斃於呂雉之手是安呂氏非安劉氏
也爾時高帝屢立之計未決故留侯計幸而中使果欲廢長立幼如晉獻公則四皓
商山鄙夫片言可執而誅太子且因以獲罪留侯何能爲乎以視鄼侯白建寧之冤
以悟肅宗而廣平安白太子之冤以悟德宗而舒王不獲立純以至誠格君調護於
父子危疑之間卒保兩全一定儲其難易何如也至於託詞辟穀以免高帝雄猜
託詞絕粒以處肅代德三世疑惑之朝明哲保身兩公一律有託而逃非好神仙之
術也不得以此爲二公病噫留侯才臣而鄼侯則純臣也伊川謂留侯有儒者氣象
余不敢附會如鄼侯者其武侯之流亞歟

孔子爲中國大教主論

黃誠沅

孔教不昌非獨今也蓋已湮沒夫二千五百年矣一亂於訓詁二劫於詞章三狹於性理四破於考据五裂於漢宋之分門六雜於漢宋之調和七荒於博學鴻詞八滅於制藝八股微言大義隻字無存四百兆人如坐長夜孔教中絕國亦隨之而敝學界之禍固遂如是之烈乎乃今之士夫猶鰐鰐焉以守舊自命吾不知其所守之果爲何舊也彼研究各國哲學科學稍稍開有知識漸籀其思想者輒又詭然龐然以新學自命於孔教外別樹一幟吁是皆於孔教未有所覩也今欲救國務以發明孔教爲第一義吾茲欲與諸君泛論孔教之大用敢先以一語而還詰於諸君今之人固莫不以至聖尊孔子矣然孔子之所以得尊爲至聖者其功德果何所在夫世之崇拜英雄必其所成就之勳業赫赫在人耳目爲婦孺所稱道弗衰者也否則其著作足以左右世界成爲有力之學說垂之萬世而不可泯沒者也今之以至聖尊孔子者果耳熟其勳業歟抑目觀其著作歟以言勳業則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猥瑣事業無足稱道即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自出其妻夜不閉戶道不拾遺遂以是爲孔子之德化非常人

之所能及乎縱果屬實然亦不過法制之效警察之功西人之服警務中國之重巡
政者類優爲之要亦僅能與漢之循吏宋之名臣比德量力固非照耀天下亘古所
未覲之勳業也以是爲孔子至聖所在吾未見其可也以言著作則世所傳詩書易
禮春秋是然嘗考之詩三百篇大抵皆閟巷歌謠非孔子作也書爲虞夏商周史官
所垂實錄亦非孔子作也易則伏羲畫卦文王重爲六十四爻周公作象更非孔子
作也儀禮爲周人所作禮記乃漢儒雜撰尤非孔子作也惟春秋確爲孔子手筆然
碎簡零句莫得其解此王安石所譏爲斷爛朝報者也推之論語則門弟子所述仍
非孔子作也大學成於曾子中庸述於子思均非孔子作也由是觀之孔子一生殆
無片紙隻字流傳於後世其勳業之卑又不足述如此彼世之尊孔子爲至聖爲生
民未有者果何所聞見而爲此惝恍無憑之崇拜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之
萬世稱頌弗衰其至聖之所在乎曰由子之言詩書禮樂皆古人陳迹孔子不過博
采旁搜自居於刪定之列是孔子不過當世之鈔胥家編輯家司馬子長之史記班
孟堅之漢書杜佑之通典鄭樵之通志馬端臨之文獻通考而已後世選家皆優爲
之豈生民以來未有之至聖其赫赫照人耳目者伎倆顧止此乎乃何以二千年來

尊之爲至聖爲生民未有自鴻儒碩士下逮婦孺俱無異詞即使後世更有聖人復生亦無敢自謂能伯仲孔子者果何所聞而心醉若斯何所見而傾倒若斯也則皆昭然愕然凝神以思不知所對余驟然曰諸君勿以余言爲異也諸君服孔之服誦孔之書言孔之言行孔之行日在孔教範圍之中而諸君茫然不知也亦猶人在天地間日受上帝風霜雨露之賜生成於空氣中怙冒於覆轉下而不知爲誰氏之功也今試問中國法律既不完備教育亦未普及社會應呈一種無秩序之現相以表暴於心目間乃默觀人類社會家有禮讓人知孝弟雍雍穆穆蒸爲風俗雖有桀鯀不馴之夫一臨以父兄師保之尊無不肅然而起敬固敢有妄干名義犯上作亂者豈國家法律使然哉孔教徧及其醞釀而感化者非一日也夫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者孔子手定之書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也六經中之所陳乃孔子手定之制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制也舉凡孝弟忠信禮讓之節郊廟邦國冠婚喪祭之儀人倫日用之需食味別色辨聲被服之行無在非孔教之所布濩傳之於古浴之於今浹髓淪肌如日月四時之照臨運行習焉不察幾以爲人心自然之行動而不知爲誰氏之所潛移默化以至於此也夫以日行孔子之制日誦孔子之書而不知

爲孔子之教此其故何哉蓋孔子觀世之變順人之情制定禮樂垂爲六經不曰此某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也不曰此某之制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制也隱已之名託古之義不自表其創制顯庸之能而甘居於祖述憲章之列即在當時七十弟子之中猶有不明託古明權之義而以孔子制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流傳者况其在後世也此所以二千年來昏昏昧昧皆以爲中國政教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不知實孔子個人主宰蓋世提挈國魂爲我中國之大教主也夫孔子之必託於古者何也孔子旣爲一代之教主則著書立說傳諸後世其誰曰不宜奚必自隱姓名遠託古聖以淆惑天下之耳目哉不知此在後世之視孔子則然耳若在當時則孔子亦不過一文人學士有如今日我輩無以表異於衆決不足起社會崇拜之心也世人貴耳而賤自信古而疑今同一論說以爲出之古人則帖然服以爲出之今人則羣起攻之矣昔張率以所爲文字示殷仲文仲文讀不終篇貼以如意後聞爲沈約作復取讀之則字字贊好歎爲天人嗟夫雕蟲小技無足重輕而其古今之見喜怒之殊尙屬如此矧垂經定制傳之萬世欲不託諸古先聖王豈能令當世賢豪崇拜信仰乎哉孔子不云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

從孔子通三古之變集百王之成斟酌改良垂爲制度思以正人心而救萬世乃以無徵之故民不信從則救主之目的終不能達而世道人心將長此淪於黑暗之中如邇來現像而莫由拯教託古者所以爲徵也徵則信信則從矣此孔子之苦心也且春秋戰國與孔子並世接踵者誰非託古創教之流乎道家兵家託諸黃帝墨家託諸大禹法家託諸皋陶農家醫家託諸神農太史公曰百家皆祖黃帝文之不雅馴者措紳先生難言之彼持一偏之見創一隅之教者舉莫不託諸古先聖王以自見矣尙奚疑於孔子之託古哉夫孔子亦何必託之於古也孔子生當周末專制之世制作之權時王操之匹夫不敢過問以匹夫而倡言改制必召身災故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孔子有德無位目觀禮壞樂崩不能改定修明垂範天下蓋傷之也然雖不能乘時得位制一代之禮樂以施之當世猶欲損益百千居教主之地位以傳諸萬世孝經鉤命訣引孔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曾子避席復坐子曰居吾語汝順遜以避禍災託先王以明權此孔子託古改制之苦心也大抵新學出世每爲舊學所不

容世有不世出之哲人一旦取數千年之舊說駁斥而推翻之而社會之知識不能
與之相應衝突之情因之以起是以蘇格納弟爲格致初祖而見戮於雅典哥白尼
創地動之說而見屏於宗門格利列峨創行星三大原而焚殺於教會此數人者皆
以創教自居而又不能委曲求全故竟殃及其身也孔子垂經定制必稱先王功在
萬世而名不居二千年來文人學士猶茫然不知爲孔子之制作此孔子之所以爲
大也後世學者漫不加察遂眞以六經爲古先聖王之書孔子特刪定纂修而已嗚
呼此其未嘗旁考羣書之過歟苟不旁考羣書亦曷能復見尼山之真面目耶孔子
又何以能於託古也若謂古先著作家有藏書共見共聞奚能假託殊不知古時書
皆竹簡笨拙異常收藏不易一經散失便爾殘缺又其時印刷之術尚未發明轉寫
維艱藏之天府非如後世書之於紙付之鐫刻家有其書足供考證也自有史時代
以至周末朝代屢易兵燹幾經竹簡古籍奚有存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
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當孔子之世夏殷之禮且無徵遑
論堯舜杞宋爲夏殷之後且不足徵何論他國爲周禮乃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蓋不辨而知其僞矣北宮綺問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

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當孟子時周籍且不可得而聞尙奚論於夏殷乎夫以孟子通博大儒於周室班爵祿之事竟莫能一道其詳而又著其去籍之由是周之制度早付諸戎馬兵火之中雖孟子身當其時不能得見又何有周禮一書忽出現於西漢之世乎孟子曰勸滕文公行井田之政及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不能取井田方策詳加考證僅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二語推定周代井田猶有助法使當時果有周禮一書則成規具在舉而措之可也又何必旁徵詩語以爲助法之證乎孔子作春秋與子夏諸人游歷各國觀百二十國寶書以資考證可見當世簡策艱難藏之柱史草野儒生無由窺見非如後世印刷術盛行家有藏書不出戶庭便堪著作也當禮壞樂崩之際先王政法蕩然無存孔子以多見聞之身不忍坐視大經大法自我而墜故不能不斟酌損益立一至善之正鵠以爲天下後世法又一概歸之古先聖王以避匹夫改制之嫌而當世亦無由考證其爲假託與否此孔子所以能託古以達其救世之目的也又何以具知孔子乃託諸於古也蓋周秦之際孔墨並稱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墨子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墨皆著詩書以傳其弟子孔子之書謂之儒書墨子之書謂之墨經莊子云苦獲已齒鄧陵

子之屬俱誦墨經是也墨子非儒篇攻孔子云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絃歌鼓舞以
衆徒繁升降之禮以節儀務趨踰之節以勸衆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
積財不能贍其樂繁節邪術以熒世君盛爲聲樂以淫遇其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
學不可以導衆云云孔子制禮作樂墨子非禮非樂孔子制禮作樂必稱先王墨子
非禮非樂亦稱先王是墨子直指爲孔子之禮樂不認爲先王之禮樂故攻之不遺
餘力也韓非子顯學篇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
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
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誕也
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誕也云云由此觀之是當韓非子時去孔墨尙未
甚遠已不能定孔墨之眞僞則堯舜文武之事蹟早已湮沒而爲孔墨兩家之所託
彰彰然明矣揚子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
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荀子曰五
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太史公
曰秦以前尙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夫以揚雄苟子司馬子長之旁搜遠紹博雅淵

通俱言五帝三王無可考見則孔子所言堯舜禹湯文武之制俱爲孔子所定之制而託之堯舜禹湯無疑矣羅泌譙周崔述之徒乃作古史考路史考信錄以實之謬矣學者不明此義盡以孔子之美善聖神歸之堯舜三代而教主之統系反湮沒而不彰無惑乎日受孔子之經日行墨子之教而不知也

勸讀經說

黃誠沅

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文字皇侃邢昺二疏及朱注皆解此字爲六經之文乃或者多謂六經奧義強程度尙淺之學子讀之寧不慮其格格而不相入殊不知六經爲教淺者見淺深者見深無分成年與不成年及其程度高低如何也蓋六經之教所以教爲人也非然也者則人將與同于禽獸乎亦所以教愛國也非然也者則國行將不成其爲國矣幼而習之長而致用但使熟誦于口粗解于心習與性成優之游之使自得之至於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不覺大化之陶竟入于神而遠躋夫聖域實關也余之所以主張學人讀經者實欲其趁此青年先入爲主成誦易而終身服膺以不忘耳因吾人倘果腹有詩書見理明澈則縱聞邪說亦不易於攻入涉身污濁社會亦決不至於受其濡染也彼主張學人廢經勿俾之讀者咸云一恐其格

格不相入又恐其所學非所用耳然余則謂人脫不讀經必俟其至年長識高始俾之讀是真格格而弗能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環人到成年之後不惟知識已定難於洗髓伐毛兼之腦筋漸粗記性必鈍縱肯伏案讀經對於所讀之篇要亦隨得隨失終身茫昧陷入主張廢經別有慘毒作用之術中而絕不之知詎不可嘆息耶彼輩顯與理學儒術爲仇敵者蓋以名節爲贅疣聖經賢傳爲障礙故極欲將其推倒便其作惡有如目下之昏天黑地世界耳茲余斷斷而勸人讀經聞吾言者計必泰半皆笑譏誹目爲迂腐陳舊掩耳却走但余往復百思而終不能易余之迂腐主張不能變余之陳舊思想意以爲天下之最不迂腐陳舊者莫如羣經而羣經就中其最新異神奇者則尤以中庸爲著其說惟何蓋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舉古今聖賢絞盡腦汁搜玄探奧終不能出此羣經中庸之外而羣經經傳之理又俱皆中庸之理也言其內容則古昔聖哲嘉言懿行之薈萃也忠臣孝子義夫烈婦莫不從此陶冶而來故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吾人旣賦生於天地之間亦烏能遂跳出於人倫之外乎慨自蔑古荒經之後莘莘學子舉不聞聖賢微言大義以致溺於邪僻而迄不自知骨肉乖離家庭變起人心日壞風俗愈偷異端勃興民智

益鋗滄海橫流淪爲禽獸徒使外人鄙之笑之憐之而無從援手以救之也雖然尊經之道務當振舉微言大義躬行實踐不必拘拘講求訓詁考據方爲有濟適宜倘如清朝乾嘉之際士大夫競言漢學專事考據破碎支離不加抉別并糟粕臭腐一概吞之則悖謬矣

諸經俱宜研究惟周易則可不必亟亟因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且其德者也然如元章利貞俱乾坤屯隨臨革无妄七卦之辭何以獨謂乾爲四德餘卦則又不然也耶辭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乃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永叔童子問反覆詳盡蓋蓋欲以釋學者之疑也即朱子易說亦云人自有合讀底書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謬那爲學之序聖人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易自別是一個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於此等無用之書矣由此觀之則易學一道洵屬悠悠渺茫之談吾人亦何必以有用之心思而亟亟研究此等無謂之學術乎

試問窮年累月鑽研此等學術究於實事何裨何補左文襄謂洪楊之禍乃由漢學釀成語雖過激然溯厥本原未始無因通者邪說橫議充塞天壤較前更甚茲且由廢經而停祀孔停祀孔而摧殘國學國學滅而人欲橫流昔之陷溺利欲弁髦私德者猶自慚焉今則視爲當然轉以爲非如是不足爲當行出色不足稱豪傑偉人嗚呼此真古今中外未此之奇變也歟

人與

出到古水

未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論著類十一

辨左傳

蘇桂芬

左傳邱明作也唐以前無異辭自趙匡謂非邱明作有宋以來若王安石鄭樵葉少蘊陳振孫遂祖其說或以爲邱明生孔子前或以爲邱明生孔子後而左傳一書幾成古今疑獄蒙以爲實邱明作也嘗考之古而得三證焉夫漢人窮經首重家法故自某傳某皆有淵源使左傳而無傳授則作者何人尚有可疑而劉向別錄明言左邱明作傳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撮抄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撮抄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張蒼之左傳實傳自邱明支派昭然原非僞託恐未可逞一己之見而謂非邱明作也此可證者一也攷據之學自漢而精經典一二字之誤每解說至千百言使左傳果非邱明書則必深加攷證乃徵之當時未聞異議而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則謂魯君子左邱明作傳嚴彭祖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邱明爲之傳劉歆謂邱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班固謂仲尼以魯史授弟子各有異言邱明恐失其故論本事而

作傳是兩漢經生皆以爲邱明作也而杜預亦云邱明受經於仲尼是爲素臣荀崧
云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孔穎達云邱明之傳釋聖人之經子應乎母以
膠投漆且謂邱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者則有劉知幾謂仲尼修經邱明爲傳者則
有權德輿謂邱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者則有陳岳是自晉迄唐亦未嘗謂非邱
明作也夫史遷諸人不敢非之於去古未遠之時而趙匡之徒乃欲議之於望古已
遙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而不覺其說之謬也此可證者二也唐太宗最嚴祀典
故貞觀之始孔庭配食祿有二人顏子而外邱明實與焉亦謂其受業孔門有功春
秋也趙匡一旦以爲非邱明豈惟得罪於古人抑恐得罪於其開國之君也此可證
者三也合三證以觀之則左傳爲邱明作無疑而或者曰否否邱明與孔子同時而
左傳之末乃載趙襄子事後春秋已八十年雖史書不言邱明年壽所極而以理揆
之恐未必有百數十年之久左傳之作殆終不可信乎曰此必後人所加如史遷史
記褚少孫補之班固漢書曹大家續之之類也不然爾雅周公作乎史記司馬遷作也而
美衛武公詩張仲孝友爲周宣王時人將謂爾雅非周公作乎史記司馬遷作也而
相如傳中有揚雄語將謂史記非司馬遷作乎蓋必知爲後人所加斯無泥古之陋

矣或曰趙襄子之事固後人所加已而其序魯事畧不及序楚事詳絕非魯人手筆其左史倚相之後之書乎不知其紀楚事詳者蓋采楚檮杌之說也烏可以楚史目之哉况魯事亦未嘗略也嗚呼去古久遠異說滋多儒者不能闡古人之經每議古人之僞謂繫辭非孔子所作謂大學非曾子之書漢代文章引詩序者少遂謂小序不出於子夏中庸一篇有載華嶽之語遂謂中庸非作於子思是說熾也將聖經賢傳皆不可信而必自我作之始愜其好奇之心也可不慨哉

方孝孺論

施有方

明史載方孝孺讀書時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其後身臨鼎鑊未嘗少降其志洵爲無忝綱常矣而其更定官制徒資靖難口實論者不無遺議當是時國勢傾危不孜孜以圖匡救而乃於烽煙告警之餘慨然以復古議禮爲事不亦迂乎爲孝孺計當於惠帝即位之初燕王未叛之始力諫其和親睦族不使之議削藩封周齊湘代諸王得而安之彼燕王雖久蓄異志其忍以無罪之師加諸仁人孝子乎胡爲削藩議起不聞出一言以救其失及至師陳江上猶欲四出募兵志存克復豈能有濟於事哉而或者曰惠帝亡國咎在齊黃之無能孝孺未膺重任故不能從而匡救耳然

究未可謝也夫人臣事君原期盡忠報國况當國事告急而可不各奏爾能乎誤人家國孝孺不能獨任其咎而究未嘗一無其咎故謂孝孺之過不至齊黃之甚則可若概謂之無過則亦非公論也雖然忠盡不得以成敗論大節無容以小過疵文天祥臨刑不屈陸秀夫爲國捐軀後之讀史者不聞以宋失山河歸咎於二人豈獨至投筆於地抗詞不撓者必爲之求全責備乎儒生讀書明道不幸而家國危亡則奮不顧身莫避誅夷之慘丹心昭日月正氣壯河山若孝孺者可爲後世人臣之極則也豈當時委蛇觀變獻媚貢諛者所能望其肩背哉

陸賈使南粵張騫使西域富弼使契丹論

趙鈜

凡論人者必於其事機之險夷國勢之強弱以衡論之而後其人品之高下與其功業之優劣乃定甚未可盲從而阿好之譏毀之也明乎此可與論漢之陸賈張騫宋之富弼矣陸賈當文帝初鎮撫天下之時諸侯畏威四夷向化而賈又前曾使粵其奉使也誠所謂駕輕車就熟路也况加以文帝賜書情詞懇摯而謂趙佗有不稱臣奉貢者哉至張騫之使月氏既兩爲匈奴所得又不能得月氏要領乃竟因亂逃歸反盛言地形之所有幸當漢武盛強之際不致爲西域所輕否則未有不生心外叛

者甚矣張騫之欺君也今以間使四出之地攷之則氐羌雋昆明猶多閉絕不通冉
駢邛鄧不過轂糜勿絕而騫竟以子闖鹽澤爲河源所出則其謬更可知也是皆無
功業之可言也然則論出使功業之最優者孰有如富弼哉富弼值契丹來求幽南
地時外有元昊之叛內有呂夷簡晏殊之意存傾陷設非善於詞令而或昧於事機
則當蕭特默劉六符搖唇鼓舌時鮮有不爲其所恐喝者乃富弼侃侃而談視契丹
君臣如無物旣盡得彼之隱情遂堅持我之正義卒能使契丹氣折通好如故人但
知使命之不辱也而不知其始受命時早有國爾忘家不敢愛死之念固已置死生
於度外矣所以女卒男生皆不顧而惟以國家有急義不憚勞爲主旨也故其對契
丹也先之以利害之言繼之以榮辱之理復堅拒其獻納之字蓋其見理旣明持論
旣正故能不爲威脅勢迫也以視陸賈張騫之仗漢帝威靈者其功業爲何如耶或
者曰陸賈能使趙佗獻方物張騫能使漢家播威德較之富弼之反增歲幣則得失
有間矣不知此特不明事勢之言耳安足與之尙論古人

僞物亂真考

吳遷

三代而下人心之狡詐日增而天下之僞者日多眞者日亂姑即物而考之一載籍

也有誣及聖人者焉一文牘也有閭干國法者焉錢鈔鹽引公物也而私者混行藥
餌皮幣常物也而假者竊冒且也執券而爭訟於官鬻劑難分也持玉而競貨之市
琳珉莫辨也銀也而注鉛於中則外是而內已非矣木也而著色於上則貌是而質
已非矣其他僞物不勝指數前之僞者未絕後之僞者復生以僞引僞入方察其如
何作僞而欲清其僞之源彼更揣其如何察僞而倍工其僞之術甚且僞者更與僞
者爭勝而愈僞愈工真有爲思想所不到者正不知流極將何所止也且夫僞者非
似之謂也似者如紫之亂朱不過其迹近似而已猶可辨也而孔子已惡之若夫僞
者則本非是物也即而望之居然爲是物所謂名存而實亡者苟不知其所由僞雖
欲辨之亦何從而辨之此其欺世亂真豈物之自爲哉蓋惟有作僞者僞物百出不
窮而莫之能辨矣雖然真者可久也僞者不可久也僞於一時而真者爲之亂久之
而真者自見不待辨而僞者廢矣吾甚惜夫作僞者之聰明大可用而乃誤用其聰
明也方今外夷技藝遠勝中華華人善作僞者恒自謬爲不逮然彼特以智巧勝耳
使作僞者舉其心思材力返而攻乎有用之技藝安在智巧之不若外夷也所願操
政柄者妙其權衡挽而歸之於正則僞絕而物皆利用又豈徒作僞者之幸哉

海防議

段之屏

古無防海之策自元師敗績於倭倭有輕視中國之心寇掠頻仍而海防之嚴於是乎始然其時爲患中國者僅東洋一島國其他番舶雖時至不過聽海商互市旋來旋往皆不足慮至明林富以澳門許葡人之請歐羅巴諸國遂依爲東道主浸淫日久漸至狎熟近來宏開海禁自閩粵歷江浙山東直隸盛京沿海一萬數千里飛艘鱗集平鋪港汊幾於防不勝防此千古未有之創局誠今日策防之急務也惟念巨浸茫茫波濤洶湧無從按汎立營分哨駐防即使駐防有據而海寇之來以船爲營不必登岸而處處可犯也計維以牽制遠洋爲上何爲牽制今日之各國橫肆猖獗者其心以爲彼之兵船可以遠擾我境我之兵船不能越境創彼故也爲今之計莫若廣制礮船精練水師南北兩洋分劃管轄添設水師提督各督鎮協參游操習洋面講求海圖天度務期潮汐淺深風濤向背情形險易道里遠近熟習無遺所取將士除調度機宜大員必須慎簡外其餘即以運用機器熟習鎗礮製造量材任使俾一船將士即可備一船之用無待外求無事則巡行洋面習練機宜保護名島華商俾之有所倚賴不致流滋他族且華民離鄉既遠且久我猶維持保護忠義之心誰不油然一旦號召萬里之外皆我腹心有事則攻梁救趙固足壯我聲援所謂救鬪

者不搏撲批亢擣虛自爲解者也况我有重兵牽制縱彼奸狡決不致忘本根而徒勤遠略至若沿海要隘如瓊州一島與越南對峙外有千里石塘萬里長沙連南澳氣若誤觸鮮不敗事內與徐聞對峙隔洋二更爲內洋海船出入之隘此溟渤之戶闕天然之界限萬不可忽視者也他如粵之香山虎門爲省會扼要南澳廣澳爲澄海羽翼閩之金廈護翼樟泉閩安海壇捍衛省治江浙之玉環定海崇明舟山山東之靖海奇山直隸之大沽盛京之金州皆海關咽喉忽一不可此外島嶼不可勝數較爲要隘者莫不營備星列於水於岸聲息互通夷人雖狡決不敢藉釁生端妄起窺伺之心矣

議奉孔教爲國教

楊瓊

蓋惟立國之需教化也猶燃燒之需酸素羅針之需磁石其作用在於無形而凡有形之物質皆賴之以改變焉是豈可忽乎哉今共和建國形質粗具法律尙未公布而道德乃極墮落此可危可懼者也然則欲探教化之本以救世風之頽孰有愈於孔教之宜尊者邪詎知臨時約法特許人民信教自由而於孔教曾未提及細詢其故乃謂孔子非宗教家不當屈之以爲國教且以孔子主張君權太過爲不宜於今日共和之政體又以謂尊奉孔教儘可於事實上實地講求而不必垂諸法律之空文且既有信教

自由之條若再訂爲國教將有不能相容之勢諸說紛紛各執一是嗚呼是大惑矣
是欲舉吾國數千年禮教之藩籬而悉撤毀之是將俾吾人四百兆心性之剛良而
胥禽獸之其禍豈有已邪夫如彼所持之四說固不難一一爲解決之甲說謂孔子
非宗教家夫宗教之名詞原本於英文之釐離蓋彼以佛教諸宗加鑿成詞其意實
曰神教云耳彼日人謂孔子非宗教家乃據論語所云子不語怪力亂神遂以孔子
爲不主張神道故不以儕於宗教家云耳夫我孔子實何嘗不主張神道乎哉彼六
藝之文爲孔子所刪定其中所載言神天爲多其在詩書則曰上天曰上帝曰維皇
曰陰陽曰迪吉逆凶固無論已若春秋則最言災異中庸則詳著天人大易則明謂
以神道設教凡與宗教家勸人爲善而堅人信仰之旨大致暗合則何嘗不主張神
道乎哉此甲說可以解決也乙說謂孔子主張君權太過是未免泥視孔子而不識
孔子之因時妙用者矣孔子於禮運一篇固以表明大同小康之治其於春秋書法
特爲著明張三世之旨而以據亂升平太平分別言之是孔子於數千年前即已洞
見後世共和之治而預處分之亦可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但當是時陪臣
執命政出多門相軋相傾甚囂塵上孔子思以救之固不得不出於春王正月特尊

君統之事例以弭當時亂賊之禍是故反經行權而非即爲萬世之通例者聖者因時無必無固夫何得以是相詬病哉是乙說可以解決也丙說謂尊奉孔教儘可於事實上實地講求而不必垂諸法律之空文似矣然今革命之後人心則大變矣羣艷新學而詆舊聞乃諺既誕謳昔之人爲無聞知凡諸經傳屏而不顧甚或採之以爲楷彙之廢紙而於條文新件每任自由則羣且奉之以爲金科玉律不於法律中明焉定之而望其講求孔道能徵實地烏可得邪是丙說可以解決也丁說謂明定國教與信教自由恐不相容似矣然不觀各國憲法固有並載二者之先例乎彼歐洲素有教禍因定二者於憲法之中而其後卒以相容豈中國素無教禍而或反有不相容之結果耶况以孔教爲國教此不過還吾固有其於別有信奉者毫無干涉之意惟立標準以示人而並非立限制以迫人也是丁說可以解決也夫綜上四說彼固皆知孔子之當尊者然尊人有二例有尊是人而更爲引而近之是其尊之也獨隆有尊是人而反以推而外之是其尊之也儻而已矣今特恐名尊孔子奉之以至大至高之空名而於國教之實位乃虛而無主是焉保他教之不入我堂室取而相代耶夫土地而被入侵削人民而被人鞭撻此猶不足深痛者獨至國教而被人攘

奪是較亡國之慘豈不更可痛耶且我國之尊奉孔教固不自今日始凡我五大民族相安相習同軌同文共沐教澤於杏壇之中者多則數千年少亦數百年皆無異議特在未定憲法以前自無庸別立名目以示尊仰今而改稱民國既已有信教自由之規定若不於憲法中特為載明以孔教為國教是使一般人民侵侵焉罔所適從豈不並一國之意氣精神而入於浮游惝恍也耶夫以關於道統興廢國家安危人心剝復人種存亡之間題而竟攬以蔽陷離窮之詞蚍蜉撼樹殊不自量而復迫人以盲從焉鄙人雅懶實期期不敢贅成合述理由請將草案第十一條條文酌改數字訂為中華民國以孔教為國教但有信仰宗教者亦聽其自由云云鄙見淺識未審當否伏希公決

勤儉救時論

周宗麟

荀子言性惡夫姓本惡也如耽安隱好奢樂幾為人普通弊病先民之具先知先覺者有鑒於此其惟一改進之方曰勤儉儉當是時草昧初開人禽始判易卉服而冠裳變血毛而火化脫巢窟而棟宇作井契創甲歷為琴瑟制嫁娶教耕稼造舟車興醫藥闢市廛占天官定算數利器用通貨幣治絲繭建學校設佃漁講畜牧明陣法

種種創制種種興作謂非大智大勇具有天亶之聰明任重之弘毅烏足以經綸天下昭示來茲洎乎有虞禪讓亦惟以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嘉乃禹績由是三代而降
舉逮遜清國則無論正統或偏安或割據家則無論仕宦而士農而工賈莫不由勤
勞儉樸以振興莫不由淫佚驕奢以覆墮如定律然歷歷不爽故吾嘗謂勤儉二者
吾華數千百年之國粹也當如何鑒前車戒來軫拳拳服膺而勿失乎世衰道微風
俗頽敗邪說僻行充塞人間如佛也道也巫覡也堪輿等類也利用人之性情則造
作祈福消災種種方術以惑之於是無智識階級者流竟墮其過往作事之精神以
爲一切希望皆可祈禱趨避而逸獲焉如煙也博也冶遊也其他諸嗜也迎合人之
慾望則造作奇裝異品種種娛樂以陳之於是無經驗子弟之類竟犧牲其血汗得
來之金錢以圖一時快意縱至傾家蕩產而弗恤焉近復有共產等第更利用人之
惰性迎合人之慾望時思華屋良田不勞而獲豐衣美食各遂其心嗟嗟以若所爲
求若所欲縱事神問鬼奈富致之無靈即巨室大家奈瓜分之立盡不講生財大道
妄思壑塹填盈相食相殘致使古先民縉造經營數千年泱泱大國聲名文物焜耀
寰區者竟返諸原人時代獸性鴟張行見獸蹤鳥迹交於中國豈不哀哉故余嘗謂

人禽之判相去幾希忍性而上達則爲人任性而墮落則爲禽伊古以來立大功建
大業大都勉強學問以底於成如孔子之勉強而行孟子之強爲善強恕而行勉強
云者不敢任性而忍性之謂也竊願國之人鑒茲危局挽此頽風毋任性務勉強
勤勞勉強儉樸葆我四千百有餘年國粹鞏我三千餘萬方里丕基轉而與世界
列強共臻強富日進文明皆是道也

擬設圖書館暨國術研究分館議

周宗麟

吾邑文化自明迄今盛名久擅以故人材輩出幾埒中原不意近數年來惡化腐化
達於極點况復震火匪荒兵諸大災禍紛至迭乘士豪劣紳亦接踵起吞公派款捧
官虐民滿地瘡痍誰知憫惻蒼山洱水間以今視昔墮落奚止千丈麟今老矣百病
纏身蓋目梓桑挽救無力奈何心仍未死偶有感觸欲動怦怦昨聞寓省某某諸君
以此次震災由各方匯檢十餘萬賑款悉被當事人侵挪以盡現存省垣四萬餘元
不敢再行假手若輩擬對於地方裨益之事舉辦數件惟是舉辦何事委託何人正
在籌商之間余以爲吾邑民衆現正急需拯救者生活之外愚耳弱耳何謂愚地方
風氣銬塞萬分個人無論已即中高初級等校對於書報每諉無力購置若夫紙煙

捲煙鴉煙以暨種種無益糜費日耗多金從不稍見吝惜麻降爲日用必需夜以繼日流連竟爾忘返對於時務懵然不知蔽聰塞明甘自暴棄近更有倡設某社某會誘惑一般無意識者千百爲羣棄其業次日事脩煉凡遇水旱震火疫癟兵匪諸患發生徒以叩頭千百乞禱禳解爲弭災唯一方法嗚呼識趣卑陋至於此極非愚而何何謂弱鴉紙諸煙之爲害甚於猛獸洪水近來邑中青年子弟沉溺於此者居大多數以故精銷力耗暮氣沉沉前歲土匪劫掠各鄉居民毫無抵抗能力該匪僅然爆竹二三響合村即逃匿一空如被鹵獲宰割聽之其馴若羊豕然嗚呼民氣委靡至於此極非弱而何今欲救此兩弊一擬設圖書館兼閱報室圖書館之設在民國二三年間麟即再三建議奈阻力太多卒歎無成茲擬將五華樓修理完好爲圖書館兼閱報地點並以爲十四年三月空前震災紀念其居址適中且係千餘年古蹟又與人居隔絕將來所有古物古碑並可移置其中保存永久今擬以五千元爲脩費及製備器用五千元購備圖書及報紙畧具雛形日後當陸續增益萬五千元放妥商生息以爲基金一擬設國術研究分館武術一道日本夙所講求故其人體段雖小體力最强我國在專制時代每以拳擊等爲禁物祇有私家暗地肄習者今上

海各地有精武會之設南京國民政府之下特設國術研究館本年三月開成立會誠知所本也茲吾邑擬將演武場改爲公園附設國術研究分館籌撥萬五千元爲脩繕房屋製備器械及基本金之用凡精通武術者均優禮招致以爲教師城鄉青年擇尤選送輪班學習藝成歸里設館博相授受務使合邑男女技藝皆精而後可以自衛而無虞矣右舉二事一爲智育以破愚一爲體育以振弱如承贊同當妥訂章程慎重人選俾任其事者精白乃心質事求是確定基礎日益繁榮則蒼洱民衆之幸也特此建議

查此議雖提出惜地方黨事人屏而不用也

趙苞論

李學仁

人有不幸身遭變故事難兩全如西漢王陵東漢趙苞後漢徐庶此三人者皆以事漢之故母陷賊中而苞棄母全城以其有官守之責也夫苞奉天子命守遼西城失城則不忠而苞母既陷賊中失母則不孝故苞之全城忠矣而其棄母則非孝也夫苞所遭之鮮卑夷狄也盜賊也夷狄盜賊並貪貨財彼豈真有王霸之略不可計取者又豈真有孫吳節制如岳家軍山可撼而軍不可撼者吾以爲必可利誘而計取也且遼西與鮮卑相距二千餘里彼率萬人入寇其勢不能久留彼方挾母要求其

勢不至於遽殺爲苞計者贏師卑詞以驕之堅壁臥鼓以老之待彼氣沮意消然後
啖以重利而與彼議和彼必歸母母歸之後以奇兵潛繞賊後夾擊之邀截之夫何
患不能公私兩全也倘賊必挾母而始終不還吾馳報天子別遣良將守城而吾屯
重兵於城下以與賊約還母則予以重利不還母則與之死鬥彼知還母不還母均
不可以得城而還母則得利且免禍不還母則失利且受禍還母宜矣倘仍不還守
城有替人吾隻身入賊營與賊乞母如申包胥之哭守秦庭母存與存母亡與亡則
母之存亡未可知也趙苞計不出此脊黃進戰遂殺其母夫人臨小利害事猶必熟
思前審處况君父之難乎苞果欲全其母熟思審處未嘗無策奈何急與賊戰不能
緩之須臾致抱終天之憾於忠雖無愧色於孝實有慙德至歐血而死以報其母於
孝無補只益母心之痛耳是又可以無死死傷勇者宜乎綱目不書其死也

鄧攸論

李學仁

天下事有矯情行義而大有害於義者如鄧攸棄子是已攷之晉書攸自石勒幕中
逃出步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
應自去我兒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乃繫之於樹而去嗚呼攸所處之事果難兩

全棄其子以全其姪宜矣然其子朝棄而暮及是自能奔走者也自能奔走安見不能兩全乎使攸存一兩全之心姪與子均不可棄姪則擔之而走子則曳之以行及至勢與力萬不能顧然後以姪爲重而於子則聽其自然如是則無論兩全與否皆無憾於心即無憾於義無憾於義即無憾於天也乃必繫之於樹而去是其子能自致之生而攸乃必致之死豈非矯情干譽大有害於義者哉且攸以爲姪可存而子即可棄亦大謬矣就攸之弟論之弟之子重而攸之子輕就攸之父論之攸之子乃攸父之家孫攸不得而私之也家孫之死也祖父有服制焉爲其承宗祧也其重若此而可棄乎其何以對乃父乎昔漢高帝爲項羽追急推墮孝惠魯元於車下論者猶薄其殘忍攸之繫子於樹轂推墮車下殘忍尤甚豈欲追者之得其子而緩其追乎然其計亦愚矣夫石勒既過泗水故不及知亦不及追耳使其知而追之雖繫其子豈遂能免乎嗚呼天下後世處生死呼吸之際者固不可矯情干譽亦何可以殘忍行義而大有害於義如鄧攸者可以警矣

舜五臣皆有天下辨

李學仁

舜五臣禹稷契皋陶伯益也禹爲夏稷後爲周稷後爲殷伯益之後爲秦是四臣者

人皆知其有天下而獨不知皋陶亦有天下蓋據左傳楚滅六蓼臧文仲歎庭堅不祀遂謂皋陶絕祀何由而有天下且倡爲刑官無後之說使天下以刑官爲戒是說也予始疑之而未敢辨及讀孔穎達書疏羅泌路史抱樸子諸書並云秦乃伯益後益即皋陶子近代楊升菴亦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詞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類世人謂皋陶真不祀謬矣合觀諸說然後知皋陶不惟有後且有天下也難之者曰伯益果爲皋陶子當楚滅六蓼時秦方盛於西陲文仲何云皋陶不祀乎予應之曰文仲偶有所感因有不祀之歎豈嘗考秦世系確然無疑乃發此言乎况不祀之言出於文仲一人而言伯益爲皋陶子者出於衆人考古不從衆言而從一人之言惡乎可且吾謂皋陶有後以有天下信之於書而實信之於理夫刑者萬民之命所繫也古今來刑清而民服者鮮矣矧曰刑期十無刑徒虛語耳惟皋陶明刑弼教四方風動民協于中舜曰固干予正皋曰不犯有司刑措之休萬世一見其保全臣庶功德最優功德優者報施亦優揆之於理當有天下何待伯益之後代周而王始信其有明徵耶難者欣然笑曰子言代周而王者非始皇乎始皇以無道主挾兵力取天下旋得旋失視機契之有湯武百凡懸殊其有天下謂之不无可

也予曰不然天有顯道厥類惟彭五臣皆有大功德天既以天下與禹稷諸臣何獨不與皋陶故夫無道如始皇萬萬不能有天下而天以皋陶之故必使之履至尊而制六合以明祖有大善必降大祥於其孫至始皇無道固有悛心天所予者旋即奪之以明孫有大不善必降大殃於其世降大祥者與禹稷諸臣同享大名降大殃者與桀紂幽厲同受惡名究竟天何容心哉凡以彰報施之顯道而已而人妄歎皋陶無後且以刑官爲戒無稽之言不足深辨矣難者捫舌而退因詮次其語作舜五臣皆有天下辨

祭仲知權辨

李學仁

異哉公羊竟以祭仲爲知權豈不長亂臣苟且之心哉夫祭仲鄭相也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况祭仲久爲鄭莊所信用既受先君之遺命奉世子以即位惟有守死以善其君安有受宋人之脅而易置君位也哉况宋人之權力果能制鄭之死命而易置君位安用誘祭仲執祭仲要祭仲其誘祭仲執祭仲要祭仲也仲有易君之權力顯然在中而宋人不能制鄭之死命也當是時也仲果知義則當以大義折宋以死自誓而密遣左右歸報世子歛兵拒守彼即殺我則亦聽之而已即

不出此而或慮世子爲宋所襲也則當僞許之誘突以俱歸歸則急與世子歛兵拒
守又急告於鄰國以求其援而於宋也設甘辭厚幣以給之於突也陽納而陰監之
待我之戰守既備度能勝宋也則伸大義以問罪於宋而制突以應得之罪度不能
勝宋也則歛兵拒守繫突於獄而告於宋曰爾攻我我即殺突突之死由爾我即以
爾爲讎予爾以禍爾弗攻我我即生突突之生由爾我乃以爾爲親予爾以利夫如
是則宋之謀阻矣儻皆不能如願則君臣同心死戰死守期於必死亦足以告天下
萬世况忽本知兵仲亦有謀宋不過好利耳以知兵之主有謀之臣持必死之心而
敵一好利之宋彼見進未必利也則不戰而退矣安見不能勝宋哉嗟夫以予觀忽
不以師昏於齊乃豪傑之士也有主如忽而不能輔仲非特不知義並不知人使仲
與忽一心未必不勝惟仲不能然而爲游移兩可之見此忽之所以奔也夫人君所
恃者大臣耳大臣旣叛強鄰壓之而又別無心腹可惜之臣不奔何待噫嘻仲之所
爲悖謬如此而公羊以知權予之豈不長亂臣苟且之心哉然觀後之論者莫不斥
公羊之謬亦足見人心好惡之公歷百世而皆同矣

讀書不求甚解說

五柳先生傳有云讀書不求甚解予始疑之繼而思之乃知其確有至理也蓋所謂不求甚解者非教人以無所用心正教人以求其大旨發揮事業而已矣一理也未明者解之既明者則不求甚解苟求甚解而明者反晦矣一義也既安者則不求甚解苟求甚解而安者反危矣是故性秉於天善之長也論性而過求甚解苟子以爲性惡揚子以爲性混善惡告子又以爲性無善無惡說經而過求甚解解春秋者愈多而讀春秋者愈不知所從解易者愈多而讀易者愈不知所本此皆求甚解之弊之明證也大抵古之解書者有不容已之心而因有不容已之解故其解也能得書中本然之義自然之情後之解書者每有爭名之心求勝前人之意可以已而不已故愈解而愈支離然此猶害之小焉者也其甚者强不知以爲知本無心得而好作聰明穿鑿附會割裂牽引矜奇立異致使書中大中至正之道汎濫汨沒蕩然無存若是者不愈滋天下後世之惑爲人心世道之憂乎故吾甚願得一不求甚解者與之講求大旨也昔諸葛公獨觀大略而德業與伊呂相伯仲此讀書不求甚解者也王安石泥古變法卒以官禮誤蒼生此讀書而求甚解者也今之鹵莽滅裂者不足言矣其有志讀書者或但能爲章句小儒鑽研於故紙堆中以爲聖賢之道爭得失

於文字間豈知道固有妙於文字之外而不沾沾於文字者乎莊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述也薛文清曰六經豈道也哉文文山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吾願世之讀書者棄糟粕取菁華體會於身心性命之微措施於家國天下之大功歸實用而後滿乎讀書之分量也五柳先生所謂不求甚解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賈長沙董江都論

楊炳炎

天生董子賈生以綿漢家之國脈安漢家之社稷也世之論者或咎武帝不用董子僅以爲江都相或咎文帝不用賈生僅以爲長沙王太傅甚或咎武帝不用董子非文帝不能用賈生爲董賈惜且爲漢家惜噫嘻是未嘗究心董賈之學術經濟與夫文帝武帝之政治民風而輕爲此議論者也夫以董之天人三策與賈之治安策相提並論董子經濟學問純粹有淵源優於長沙矣賈生英俊豪邁慷慨談當世之務未易才也然孔墨並稱不遠遜於江都乎茲姑勿論論其經濟學術之見諸施行者自董子有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之語武帝乃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由是經術大興名儒輩出雖孝宣之治尙難窮而天下之究儒術者弗衰迄乎東漢節義之風經師之衆卓然爲魏晉唐宋之冠是漢家四百年之國脈

不綿於董子之一言乎自賈生有厲廉恥行禮誼之策於是文帝之朝風習篤厚禁
固疏闊自文帝用賈生益梁封之言梁遂足以扞禦山東諸侯藩衛京師迄景帝立
而七國反賴梁先挫其銳條侯始得成其功是賈生之謀猷不已安漢之社稷乎夫
君子之所疾者身寵而在高位家溫而食厚祿碌碌朝廷曾無忠言至計以裨於天
下之安危存亡至使其身在無足重輕之數雖爲公卿何足貴乎若董江都雖不用
於孝武賈長沙雖不用於孝文然用其言已無憾矣必授以美官而始爲用彼絳灌
陸賈等輩皆已列侯將相矣何聲稱乃不及賈生乎衛綰王臧莊助公孫宏諸人皆
權勢煊赫矣何乃聲名卑鄙不若董子乎夫西漢人物首董子次賈生西漢賢君首
武帝次文帝武帝多欲不及文帝之恭儉然愚以爲賢於文帝者文帝用黃老致一
時之富庶武帝尊孔子開萬世之基蒙然武帝實得力於董江都之言此愚以董江
都爲人物之首也是則董江都王佐才也武帝雖不盡用而用其大者賈長沙救時
才也文帝雖不盡用而用其急者夫二子之學術經濟其已裨益於漢家者若此讀
史者不察不勝惋惜之心焉豈不謬哉

叔孫通作漢禮儀論

劉鎮藩

嗚乎吾讀史記列傳而知叔孫通之不足言禮儀也禮儀者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在地飲食布帛之在人而不可離古之大聖人擅制作之才天下萬世胥範圍而不
不過後之人能窺其精意所存神明而變化之則大漢之制度炳焉與三代同風矣
今欲復古但外託其名實則棄古反古與蔑古等嗟嗟若通者其亦幸而不見誅於
古人也其亦不幸而不見正於古人也古之禮官莫如伯夷泊周公作官禮成書規
模大備雖經無道秦之焚毀而遺篇具在通不知之固無論矣知之而不爲乃曰作
禮儀不過使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且閒雜以秦儀而古人大經大法之昭
垂去漢未遠反令其淪沒不振是誠大雅所羞稱而君子所弗尚也漢治之不及古
雖氣數使然而通之咎其又何辭或曰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語以五帝三
王之制必厭棄而不爲度其所能行者使之先立其基未必非權宜之道也此一說
也或曰魯兩生沐浴洙泗教化於禮樂講之有素使不託積德百年之說以拒之其
成就不止如是也此一說也或曰通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先王之制作也諸將飲酒
爭功亂機已伏但使之明尊卑之分是亦弭亂之計也此又一說也或曰古道不盡

必苛求也此又一說也而吾獨不謂然嘗上下數千年縱觀十七史惟漢唐之君可以有爲然太宗之治天下也聰明英武而不及禮樂高祖之定天下也豁達大度知禮樂而興之不力用之不精叔孫通以淺陋之識竊禮之糠粃使漢與唐同一弊而不近乎古果誰之責也哉且禮也者用之於朝而君臣定用之於家而夫婦順父子親今作禮儀諸將之偶失能以禮制之呂后之專權趙王之見害獨不能以禮化之則通所作者乃二時襲取之禮也非萬世通行之禮也亦非古人之所創垂昭示來茲之禮也宜於此不宜於彼識者謂焉吾故曰叔孫通之不足言禮儀也

續蘇明允論六國

李坤

六國破滅蘇明允謂弊在賂秦又謂不賂者以賂者喪至原其賂之之故則謂以秦積威之所劫君子曰嗟乎使二國不愛其地秦得積威以劫諸侯者非齊也耶夫秦與齊固風馬牛不相及也然秦不遽加兵於齊者豈真以其附已哉亦韓魏有以蔽之耳嚮使無附秦北聯燕趙南合荊楚并力一志以拒韓魏彼二國者恃有大援力抗強敵即不能克亦足以自守何至割先人暴霜露斬荆棘尺寸而得之地輕以與人哉韓魏不削楚晉自定燕趙亦藉以得安枕秦威縱肆其不能積以劫諸侯也審

矣乃計不出此始終附秦不助五國復行殘暴以弱其勢五國日弱秦日以強積威所劫敢不行賂然則劫諸侯以致賂者秦縱秦以得致賂於諸侯者實齊也明允謂不賂者以賂者喪而豈知賂者實以不賂者喪乎今夫秦地不過數千里耳山谿之險兵甲之利自齊視之則適相埒若五國則五倍之矣特以不相恤之故卒爲所併無一存者可不嗟哉今有國地十倍於秦險亦十倍於秦至兵甲之利秦即百倍之仍無以過而有國若齊者惟知貪燕利靳趙粟及至韓魏與秦以兵戎見仍堅守局外之例聽韓魏之敗於秦嗚呼韓魏固岌岌矣彼表東海而稱雄者又豈獨能晏然哉

後漢書與三國志不同論

李坤

昔讀趙先生翼廿二史劄記其論後漢書與三國志不同者四則約其大旨有三書法也紀事也列傳繁簡也論書法謂二人所值之時不同論紀事謂二人所據之書不同論列傳繁簡謂同作一傳後人視前人所有者必節之前人所無者必增之以見其不雷同抄襲之數說也余皆善之而獨不善論苟或傳其言曰陳壽以其爲操謀主已列魏臣傳內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編入漢臣此則其主持公道處余謂

或果漢臣耶承祚當如文舉之見遺不見遺而志彧之臣魏章章矣夫彧勸操廢伏后事二書皆削然操得彧而悅曰吾子房也二書皆載之彧爲子房操必爲漢高然當日獻帝固在也獻帝在不曰吾君之子房而曰吾之子房操豈復心王室哉操不心王室彧爲操之子反而心王室信乎否也况彧勸操迎天子而直以漢高發義帝喪比之乎人臣之事君也猶女子之適人息媯不言花藥祀象不可謂非迹疑心一也然欲謂爲息之貞姬蜀之烈配人得毋禮彧猶是耳烏可漢之且承祚嘗以之擬龐靖侯矣此固因其經學思謀堪與伯仲然靖侯爲周瑜功曹時曾勸仲謀留先主後從先主入蜀中流矢死承祚不以其曾心吳也吳之況彧之未必心漢乎范書傳論推假已甚足開後世黨惡之漸不如志評之允趙先生獨以爲公此非鄙人所敢知也

陽城論

李坤

陽亢宗爲諫議大夫五年不言韓退之作爭臣論風之弗之省也越二年乃救陸敬輿沮裴延齡相旋改國子司業去歐陽永叔曰當時之事豈無急於延齡陸贊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又謂向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

何所取哉蒙曰不然亢宗之去也以言設不言必不去雖十年可也今夫國之所重者相所寶者賢諫官不過拾遺補闕而已相果賢則事必無失即有失相固早已言之無待諫官之喋喋也相若不肖則諫官之言之者不必待事之既失也當相不肖之時即言之所謂防遏邪佞必以其微是也考唐書亢宗爲諫議大夫以貞元四年六月其遷國子司業也以十一年四月當亢宗登朝時李長源猶相也逾年乃卒董混成_齊寶時中_參相二年趙退翁_孫陸敬輿_贊賈敦詩_耽盧子元_遇先後相四年計七年中相臣賢而諫官可不言者凡五年惟長源疎衰老之後敬輿解內職爲太子賓客時諫官不無可議者然董寶之短帝稔知之非若延齡誕妄帝知之而反思有以用之也又其人爲長源薦意其通敏方正亦尙有可取者雖極論延齡奸蠱之敬輿當時亦未聞一語則於亢宗可不必責之苛矣敬輿解內職雖曰時中惡之然爲兵部侍郎非左遷也未幾即入相後罷爲太子賓客亢宗似可以言矣然延齡未相敬輿之譴亦甚薄苟未至於死也尙可冀七之復用救則或恐益其怒而反有以害之也至忠州坐貶上意未測敬輿之生且莫必遑論復相敬輿不相則相更無有論延齡者諫官不能不言矣若延齡旦夕相將來諫官更不勝言則言之不能不早矣

蒙觀亢宗七年可言之事實無有逾於此一者使敬興不能不貶亢宗雖不沮延齡相可矣退之乃於敬興作相時風之宜亢宗之不屑意也

嘉靖大禮論

李坤

嘉靖大禮議者如訟綜其大端厥有九事考孝宗一叔興獻二不帝興獻三不稱皇考四不立廟五稱本生六辨爲人後七謂繼統非繼嗣八稱宗立廟九皆謬也而其故皆原於誣古古者廟統與世統別論先後不論倫次也世宗既繼武宗爲君生繼其帝統死繼其廟統則孝宗祖矣烏可考之父母易稱始於漢議而不可法也張璁謂稱興獻妃爲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此實精於言禮者不惟可正叔興獻之失並可正伯孝宗之失惜乎其不舉漢事而鑿空辨之也漢哀帝嗣孝成使明臣議考孝成則當叔恭王考恭王則當伯孝成乃漢書皆不聞僅云追尊恭王爲恭皇帝世祖以元成哀平代四親使明臣議則當尊南頓君爲伯叔曾祖考乃漢書亦不聞僅稱曰皇考則世宗於興獻帝之皇之考之不爲過也彼新都一則曰據定陶再則曰法世祖豈世宗不學乎抑已實未之考乎誠不解且漢哀之於恭王世祖之於南頓君匪惟帝之皇之考之也又嘗立廟或曰此後王之制也然考喪服小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爲一所自出尙書太甲疏曰庶族自外入繼雖承正統之後已立四廟猶必別立己之高祖之下之廟是古原有立出王之廟者張璁言之不爲謬也新都必不許並謂世祖不爲南頓君立廟抑何其誕夫璁未嘗無謬說也如謂漢哀宋英乃豫養宮中猶爲人後也陛下入繼大統遺詔未明著爲孝宗後又曰繼統與繼嗣不同意謂漢哀宋英倫序相次乃後其身體爲繼嗣世宗與武宗爲兄弟倫序相埒不能後其身體祇能後其爵位爲繼統不知爲人後之說祇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爵邑者得言之他不能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後其爵位即後其身體也繼統即繼嗣也新都不此之辨轉爭立廟其謬與璁等聰知世宗不爲孝宗後而不知爲武宗後其謬又與新都等第譜去興獻本生號及不附稱宗祔廟之議又不得謂之謬也然必何如而後皆不謬曰祖孝肅武立興獻皇考廟而尊之爲帝不稱本生不稱宗不祔太廟憲章周漢以宋爲鑒天經地義與行俱協謂予不信請觀毛氏

大禮議

鬼方考

鬼方見於易者一既濟高宗伐鬼方未濟震用伐鬼方虞氏翻注曰坤鬼方也其見

李坤

於詩者覃及鬼方毛氏傳曰遠方也蓋泛指遠方言猶今謂外洋爲鬼國非即殷高宗之所伐也殷高宗伐鬼方事惟殷武詠之其詞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喪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傳曰荆楚荊州之楚國也采深喪衆也經意蓋謂衆荆之旅往截治其所謂伐鬼方非如箋謂俘荆之旅整齊其地也故竹書紀年曰武丁三十有二祀伐鬼方次于荆其詩下章云惟汝荆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呂覽異用篇曰湯見祝綱者置四面收其三面置一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夫曰四十國則氏羌在其中經意蓋謂在昔成湯時自氏羌訖漢南諸國莫不來享來王今又見來享來王明武丁之能紹先烈也第鬼方一地氏羌又一地觀竹書紀年三十有四祀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可知鬼方自鬼方氏羌自氏羌也自世本陸終氏娶於鬼方氏宋終注云鬼方西落鬼戎于漢則先零戎於是范蔚宗遂謂易既濟高宗伐鬼方即詩之氏羌其傳西羌也則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李善注文選趙充國頌亦引世本注語謂鬼方于漢則先零戎先零西羌也司馬貞五帝紀北逐董鬻索隱曰匈奴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鬻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

嚴犹孟子釋文亦然或北或西迄無定論宋黃氏震謂荊楚即鬼方後儒多不謂然
近代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曰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即古鬼方未可知也
朱氏右曾詩地理徵曰詩經類考云今貴州有羅鬼夷未詳蒙按愛必達氏黔南識
略曰平遠州有苗曰羅鬼其州東北接黔西州有地曰十萬溪大箐又有地曰杓裏
舊又有地曰莫隴法地至又有地曰比喇皆四面山勢峻險中平廣可容萬人相
傳爲羅鬼昔日負嵎處平遠西南百餘里爲永寧州之東六十里紅巖曠甲山摩
崖有碑新化鄒氏漢勦定爲高宗伐鬼方還經其地紀功之刻蓋亦據世本注漢書
西羌傳以鬼方爲先零故云還經其地也蒙意高宗伐鬼方既克之將還師紀功之
刻其文曰桂踏秋尊齒荊威競歲王迺還西方西旅竭噐東蹈義蟠南由由按秋會
同聲秋迺餉之段借佳踏秋即維踏齒言克鬼方也尊齒荊威競歲即詩有載其所
之事也王迺還西方西旅漢書地理志武陵郡有酉陽縣顏師古注曰屬荊州齒古
文作首碑文作凸正用古文而消鄒氏譯爲齒非也酉州即酉陽也高宗來時袁荊
之旅以從故荊旅亦謂之酉旅從征三年今乃得還故竭噐東蹈竭盡噐首踏行
也荊楚在鬼方東故曰東蹈義蟠南由由鐸乃播之段借字由由與齒齒通亦作拂

拂爾雅注謂之梟羊出交廣言既克鬼方義刑義殺之聲南播於出鬻鬻之地猶成湯解綱而氏羌來賓也鄒氏譯字頗精而訓詁嫌鑿因就所譯者據漢書說文薛尚功鐘鼎款識重絕字讀而更訓之覺文與詩易皆互相發明確爲高宗克鬼方將還師紀功之刻而鬼方之即羅施鬼國羅鬼夷復何疑哉夫商都亳即今河南歸德府如伐先零當道陝西甘肅今日次於湖南復由湖南而黔而滇而喀木西藏乃至其地事竣仍從此道還河南意古必無是事武丁伐貴州羅鬼夷故師次湖南貴州地處西南故虞氏曰坤爲鬼方古羅鬼夷蔓延極廣羅平尋甸尙多遺種則滇之邊徼亦有屬商之鬼方者也

金馬碧雞考

李坤

金馬碧雞神也非山也一山之神非二山之神也更非昆明之三山之神也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襄使持節而求之地理志越嶲郡青蛉下云則禹同山有金馬碧雞應劭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後漢書郡國志越嶲郡青蛉有禹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又南蠻傳青蛉縣禹同山有金馬碧雞光景時時出見章懷太子注禹同山在今襄州揚波縣水經淹水東南至

青蛉縣道元注云縣有禹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饒忽民多見之蓋自漢至後魏僉謂金馬碧雞爲神神在禹同山山在青蛉縣並無有謂爲二山在昆明者有之自樊綽蠻書始雲南通志已辨之第通志云青蛉縣爲今大理府西北瀾滄江東浪穹縣劍川州南境西至雲龍州北境殆讀漢書而不知爲譌文錯簡且不考古地名屬今何地耳漢書地理志青蛉下云臨池瀘在北姑復下云臨池澤在南後漢郡國志姑復下云地道記鹽池澤在南則臨乃鹽之譌瀘乃澤之譌讀書雜志云漢書地理志則禹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尙有脫文也蒙按水經注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水出青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又云青蛉水又東注于繩水又淹水東南至青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於若水是青蛉縣之水惟青蛉淹水合若水入繩東入於江無僕水入勞水之說則漢書地理志青蛉下云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者皆錯簡不獨則禹同山上有脫文也嘗考乾隆府廳州縣考大姚縣本漢青蛉縣地又姚州北有唐褒州廢城李兆洛地理志酌編姑復今雲南永北廳東南皇朝一統輿地圖大姚在姚州之北白鹽井之南鹽井之北即永北直隸廳也則班范所志章懷所注皆以

大姚爲青蛉又按齊召南水道徒綱金沙江即古繩水鴉龍江即古若水大姚河即古青蛉水大姚河實匯蛟龍江入金沙江則由委考源青蛉所出之地非大姚而何夫既因考水而得青蛉縣之地即可因考水而得禹同山之地雲南通志引大姚縣志曰龍山在縣西三十里爲縣境諸山之冠百里外即見之山下有龍馬泉又引舊縣志青蛉河源出龍山自北而南流繞縣治大姚河又通志大姚河會蛟龍江水東北流至苴却巡檢司南東入金沙江與應劫青蛉水西出東入江水經汪青蛉水出東入江水經注青蛉水出青蛉縣西東逕其縣下東注于繩水語合又漢書地理志青蛉下云則禹同山有金馬碧雞下即引應劭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蓋謂水出山之西非第謂出縣之西也又集韻禹魚容切讀若從禹從頁之字從禹從頁之字與同龍皆疊韻則龍山爲禹同無疑夫金形似馬碧形似鷄古人原未指爲二山即太沖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鷄倏忽而耀儀亦不過就金碧光景而神游意擬之乃樊書必指昆明二山以實之鑒矣通志辨之而不深考誤以大理浪穹劍碧者山靈或川雲龍之交當之抑又陋矣夫神降無常水源不改汎青蛉之水而求所謂金精縹不我笑乎

續袁簡齋原士

李坤

嗚乎天下之治亂豈猶繫於士哉不必患其多也少固無與即無亦罔害袁氏謂少則治者以士之必爲公卿大夫也果爾則將治人將取人是宜廣索而嚴取以防倖倖之相承然吾觀九牧之士不盡爲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不盡九牧之士也乾隆中雖無納粟例而任子軍功則固有之士不過居三途之一耳他姑勿論論士之爲公卿大夫者官於內能無用吏乎不能也則第畫諾而已官於外能無用幕乎不能也則第掌印而已夫治人而第畫諾掌印已也任子軍功不加絀即士之畫之掌之者亦未見獨工且謹也則天下之治吏治之幕治之士無與也即至亂亦吏亂之幕亂之士亦無異也士旣無與於治亂則取此士者何必士雖任子軍功可矣然此特就袁氏之時言之也今去乾隆將百年恩數多則任子衆兵事多則軍功繁度支不節儲蓄屢空上權宜之計者請開納粟例太府資其委輸遂不容一日罷流品猥雜吏治弊壞雖士之爲公卿大夫者尙不絕人然得畫諾掌印者吾於十見其一二焉他皆不免於凍餒士尙樂求爲公卿大夫夫人尙樂求爲士乎蓋裂儒衣冠而改業去者揖揖矣袁氏謂士少則治少莫少於今日也而不治論者又謂今日之不治實由

士少且不士然則士士且多即可治乎吾觀於用吏用幕而亦不之信矣然則奈何曰天下非士不治必責治天下之事於士使無有所分與有所謝而後可何謂無所分任子軍功納粟者皆與士分治天下之事者也罷納粟任子世祿軍功予爵任官惟其賢盡使士爲公卿大夫則人知公卿大夫必士之爲也欲爲之必自士始矣何謂無所謝吏與幕皆士謝治天下之事者也逐吏遣幕使士親之則士知公卿大夫非但畫諾掌印已也欲爲之必習其事矣夫使士習公卿大夫之事無有不以天下爲已責而思所以治之者若而士也正患其不多而不治豈有少而始治者哉吾病治天下不以士比亂而唯士之責也故續原士

張浚論

秦光銘

余讀宋史至高宗中興之年未嘗不歎事之壞於用人者在張浚不在秦檜也夫檜不過奸險小人耳使浚也有晏敦復之明斥其姦謀於朝堂何以遂至重用檜不獲用則浚之誤國猶不必深責也乃始則薦爲醴泉使繼則因其用事而使排之浚之識抑何淺哉况沮李綱詆趙鼎殺趙哲與曲端識之間既不能知人量之狹復不能下士此富平淮西符離之舉所以三命爲將而三致敗績者也當是時也浚之握權

不爲不重矣朝廷之任浚不爲不專矣浚之累受國恩不爲不厚矣奈之何賢不能容後不能遠而竟壞國家大事歟雖有范瓊之誅吳玠之用棄取皆當仍不足蓋其愆尤故謂南宋之興不能復尺寸之土者皆浚之沮撓賢士薦用非人有以誤之浚與檜迹雖不同而罪則一也檜不足責者也浚乃一時名相堂堂魏公君且倚如長城而亦蹈此不仁不智之行乎世猶比之諸葛武侯誠謬論也雖然浚之識量固不足以當大任而其志圖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忠節懷然又豈可多得者哉

四皓論

黃華

有濟世之才而爲世遺必求濟世之方無濟世之才不爲世遺不妨高遺世之節黃石公有濟世才爲世所遺混蹟人間既得張良傳以素書託爲神仙與世長辭此誠高士彼四皓者世亦以高士目之果何稱焉秦失其政陳涉壘牖繩樞之子且揭竿而起以誅無道秦四皓自料可出宜此時出及天下已定出能有爲亦何妨出乃利呂后重幣出定太子而其所以定太子之策惟教呂后泣於高祖之前作用如此不出可矣况當是時高祖在病中欲易太子狃於愛耳彼其信呂后之言甚於戚夫人知呂后之權過於戚夫人智爲愛掩中心回惑故見其太子入侍稍戢私情太子遂

定太史公稱高祖見四人年皆八十餘衣冠甚偉遂大驚是有微詞焉高祖特偶震於高士之名而觀其儀容之盛耳使徐徐考以言詢以事則必曰濟何以知之四皓既從太子游彼時可謂多事高祖重其名呂后太子感其力宜言無不從未聞別有他謀此以知其然也或曰彼本甘於遺世呂后屬以太子故僅爲太子謀噫太子之立豈其功哉會逢其適耳時呂氏之禍已萌其禍甚於易太子圖之難於定太子高祖且欲先斬樊噲以去其強四皓不知是無才也知而不言何以爲高士既爲太子出此豈與太子無關其父奪之則爲之計他人奪之則不爲計高士當不如是吾意四皓無濟世之才特遺世以沽高士之名又託定太子以見有不忘世之心不然高祖求之假以輕士慢罵不出即出而事業如此其與黃石不可同日語矣或曰黃石神仙不可以例四皓此正見黃石之高其身既隱恐後人求之不已不能不出故託之不能言之黃石後人遂爲所給黃石避名之術即四皓沽名之端是不如沮溺丈人尙能遺世獨立也或曰四皓意甚高才實不足則吾詎謂不然

鄭康成注律令論

法家之言儒者不道然古今有天下者非刑莫治明刑之言見諸載籍者甚多豈真

不可道乎亦視其道之何如耳古者司刑之官名之爲士必取明義理備道德通經術者以居之則亦非明義理備道德通經術者不能言之備且嚴矣鄭康成當漢末以經術名天下其所言深明義理其所行實備道德獨不樂爲吏然常舉漢制以注周禮則正知律之精而不屑當時俗吏之所爲耳當漢盛隆時每決獄諸儒臣引經以斷如公孫宏張敞輩頗極明允董仲舒亦以天子問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數人者豈好法家言乎由其經術深故其義理澈由是而得天理人情之正漢之治獄猶爲近古則康成之注櫞可知矣當是時權闢肆虐黨鋼句連出入輕重喜怒是憑康成身嬰其禍目擊漢之律令不惟高祖之約法即蕭何所定叔孫通所益與夫歷代所損益者雖有其言概失其意乃取律令之書章句之至十餘萬言嗚呼豈好爲法家言乎誠以律令不明則犯之者必衆而用之者可私下失警戒之端上有羅織之術是律令不得不備不得不嚴康成所以注之不辭也雖然當日之注者若叔孫若郭馬不下十餘家似不煩康成再注然遷流日下民之蹈法既愈出而愈多故上之立法宜愈推而愈廣不然高祖既立三章矣何以四百年中加之至千百倍蓰且烏知十餘家之注不盡嚴明而有待於增損闡發乎後以言數甚繁覽者不易魏

明帝去除諸家專用鄭注是康成所注真由經術尋其義理而不睽於道德者非俗吏之專習法家者言也

東方朔書

漢文叢錄卷十一

論著類十二

續蘇子由唐論

張鴻範

唐失天下大弊有三亂宮闈借外兵信宦官而方鎮之強其末焉者何也方鎮之強固外重內輕而非盡由府兵之壞必先有大傷元氣者夫女色之禍烈矣三代致治深仁厚澤其亂亡也皆由女禍列國若晉獻若陳靈若齊莊若楚平若吳夫差亦莫不然呂氏亂漢羊氏亂晉其尤也嗟呼女禍可不戒哉然未若唐之甚者太宗以神武定天下貞觀之治比隆三代宜以女禍爲戒矣不惟太宗戒之即其子孫亦當戒之乃太宗納元吉妃實啓宮闈之亂子孫尤而效之遂使武氏殺唐宗室淫虐甚於呂韋氏弑君殺儲淫亂甚於羊積而至於明皇嬖太真而祿山強且反蜀道踉蹌兩京殘破嗚呼元氣之傷此其一肅宗即位靈武銳意恢復然郭李兩軍已足平安史之亂乃肅宗徵兵回紇以爲之助豈同紇當太宗時曾有助唐之功耶不知太宗之時四夷賓服回紇畏威自願助唐非若肅宗當賊勢方熾求助於彼約爲兄弟而實長戎狄之貪也且太宗用以外征薛延陀是以夷攻夷也肅宗用以內討安史豈非

開門揖盜哉功雖幸立然入東京而殺掠附懷恩而入寇內患方平外患又至厭後責唐償幣而寇如故夫豈不知戎狄貪慾甚於犬豕其貽助我者必不利於我也白狄助周羌胡助魏可鑒矣獨奈何肅宗不知也嗚呼元氣之傷又其一宦官之禍自秦已然其計足以害忠良覆國家而能使人主不知其姦圖治之主方將遠之不暇乃肅宗令魚朝恩節制諸軍是不惟近之信之反假之權且任張良娣李輔國諸人而朝綱壞厥後代宗任程元載敬宗用劉克明至昭宗而宦官之弄權愈多而唐遂亡矣嗚呼元氣之傷又其一國家之元氣不可傷元氣傷則根本壞此三弊者皆大傷國家元氣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唐兼而有之固不待方鎮強而亡機已兆矣故曰方鎮之強其末也雖然子由以唐之兵制論興亡故歸弊於府兵之在外然唐之弊實不止此也愚故舉此三端以續子由之未備

達四聰解

張鴻範

自孔傳亡而後儒解尙書者多臆說其尤謬者段氏玉裁古文尚書、俞氏槭羣經解堯典達四聰爲達四窗意在駁梅傳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之僞不知梅傳固僞豈遷史五帝紀所載堯典之文亦僞乎遷從安國問故其曰明通四方耳目殆即本

孔傳之舊以解明四目達四聽不然何以遷載舜至於文祖謀於四岳辟四門皆與
尚書舜格于文祖詢於四岳闢四門同而通明四方耳目獨與明四目達四聽異耶
是遷史本孔傳之言無疑矣然則明四目者明四方之視達四聽者通四方之聽也
夫明通四方之視聽則視聽廣視聽廣則天下無壅塞梅傳所云與遷史合或亦本
孔傳之舊也尚書大傳伏生手訂以釋尚書者也有曰晨興闢四門來仁賢梅傳於
闢四門下亦曰廣致衆賢與伏傳合班史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兼聽謀及微賤所
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而梅傳廣視聽無壅塞與之合然則
梅氏此傳古訓也非僞傳也其亦本孔傳之言無疑矣自應氏劭風俗通有曰人君
闢門門窗杜氏預注左氏文十八年傳引曰闢四門達四聽釋陸氏德明釋文聽木
一作窗段氏俞氏遂據以爲達四窓安知應氏之言非指堯典杜氏之書傳寫或誤
耶即實指不誤則據應杜作四窓曷若據遷史作通四方之耳義較長乎且以字義
論則解字莫精於許書其曰聰察也從耳惄聲窗通孔也從穴惄聲聲雖同而義迥
別安得易聰爲窗也即朱氏岐聲說文通訓定聲亦祇謂窓可訓聰不可訓窓亦可知
易聰爲窓之誤但朱氏于六書外增引申一類非許書舊例故不引尤可怪者陳氏

喬樅古今文同書經說攷

既據尚書釋文知古文尚書作聰据遷史五帝紀知歐陽尚書亦作聰

是也何以猶泥段作窻謂是大小夏侯尙書之文乎不知歐陽大小夏侯皆傳伏生今文漢儒守師說斷無異義則大小夏侯作窻之說不足信繼愚人指其失又據范史鄧壽傳何敵以闢四門開四聰彙舉班昭傳昭上疏曰闢四門而開四聰謂亦讀聰爲窻之證果爾則其誤已先于應杜且又安知非范史本應杜之言而改達爲開耶是尤不可信者也然自陳氏作窻之說行而俞氏復据鄭注文祖猶周之明堂遂謂四門四窻明堂之制四窻四旁之窻也四門在前故以喻百四窻在旁故以喻耳然不特俞氏之說即博通今古文之孫氏星衍已有曰遷史以四爲四方亦謂明堂之四門闢之所以明通視聽不知闢四門與上賓于四門異上四門即明堂之四門此四門鄭注明言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則闢國之四門非闢明堂之四門也國門城門也闢四城之門也以廣致賢人故伏傳曰來仁賢也賢人四方之耳目衆賢致則四方之視無不明聽無不通故遷史曰明通四方耳目即明四目達四聰之確解而四聰斷非明堂之四窻即以明堂論大戴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又曰四旁兩夾窻鄭注窻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後之釋明堂皆本之從無有四窻之說俞言四窻殆亦本應杜之言而傳會之也且以四門喻目又以應

杜門窻對言爲是而疑明四目句爲本無
疑明四目見孫氏星衍今古文尚書注疏穿鑿不尤甚乎是欲駁梅傳之僞而反不如梅傳之有本也然則達四聰之旨當以遷史通四方之耳梅傳廣四方之聽爲矯其矯也皆本孔傳之舊也孔傳何嘗盡亡哉特攷據不精者概以爲僞耳

三正解

張鴻範

解經家法以注釋經尤不若以經證經如三正惟見甘誓而今所傳之注以馬鄭爲最古馬注建子建寅本尙書大傳白虎通三統三微之說鄭注天地人之正道亦本堯典以齊七政大傳以爲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之政二注不同故後儒宗

言者交邵子鄒魯皆謂馬其實二注所本皆誤馬注牽合殷周正朔並夏爲三正固謬

思考馬鄭注見唐宋人集

鄭注七政已本大傳而於此又分春夏秋冬四時之政注五行分天地人注三正而加正道字不免自相矛盾愚謂五行即禹謨六府三正即禹謨三事五行復見於洪範一五行曰水火金木土與禹謨六府水火金木土正同但生克異次耳禹謨增以穀者蔡傳引葛氏曰穀本木行之數禹以爲民食急故別而附之是禹謨六府即洪範五行亦即甘誓五行也正與政古字通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今文据史記作舍

我稿事而割政正即政也謂政事也三正即三政謂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也六府三事皆禹平水土後教養民之善政而修和之功足與唐虞慎五典齊七政並稱誠萬世永賴之規後世人君皆當尊行乃有扈氏以同姓之國當禹初即世竟敢威侮而忘棄之其不臣可知故啓召六卿討之也然三正之說馬鄭後之創解者如蔡德普謂夏殷周三正並用是不知甘誓三正夏初之言安知殷正何論周正俞樾以正古多訓官長而謂三正爲三卿既與五行不類且不知有扈氏注者但云同姓之國安見有天子所命之三卿即大國三卿命於天子禮記王制之文蓋周制非夏制也而引以爲有扈氏忘棄三卿其穿鑿不尤謬哉或以禹謨爲僞古文不足以證甘誓之真古文不知禹謨乃武乃文地平天成及念茲在茲數語亦見馬鄭注尙書逸文六府之文亦見史記禹貢所載之真古文則禹謨非盡僞可知故愚謂禹謨六府三事即甘誓五行三正以經證經不尤較注爲鴻哉

不學博依解

張鴻範

禮記學記不學博依鄭注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孔疏依謂依倚也謂依倚譬喻也經義已明無煩再解惟鄭云依或爲衣後儒解者紛紛迄無一定愚按衣古本字

也依今本字也說文衣依也段玉裁注依者倚也衣者人所倚以蔽體者也王筠注人無羽毛鱗介以衣爲所倚也是衣者依於人而爲人所倚故衣既有依義而依之訓倚又因衣之訓依而得也造字之初但有衣無依後以衣專屬蔽體而依倚字則加人旁作依蓋衣之後起字然古多用本字不加偏旁如明堂位斧依即古文尙書顧命馬鄭注之黼扆而伏生今文直作黼衣漢初今文尙書先出馬鄭所注古文尙書後出今文作黼衣是先漢之書多用古字明堂位作依因斧依爲人君所依而加人旁爲依也馬鄭注尙書作扆又因斧依爲斧文屏風設戶牖之間而變依之人旁爲戶而爲扆也依爲衣之增扆爲依之變依古爲衣於此可證鄭云依或爲衣其所見蓋古本也古禮記百三十一篇河間獻王得之其後大小戴慶氏傳之而今本則小戴所定或以博衣義迂曲改爲博依於詩依託物理之義較爲顯豁然鄭注不言古本作衣者漢儒家法無師說者不敢据如注古文尙書二十八篇外十六篇無師說遂不注而謂之逸文也鄭注今本禮記四十九篇時餘已散亡無師說亦不敢据故但曰依或爲衣也秦燔古書惟易以卜筮詩以樂章得全及唐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而易之古字亦少惟詩尙多如一之日栗烈後從冰作凜冽豈弟君子後從心作

愷悌之類又易釋文於屯匪寇婚媾引馬氏融云本作哿方安天之不祐云馬作右之類而易之古字如蒙勿用取女釋文本又作娶正義本也此皆古作本字而偏旁乃後世所加觀說文偏旁字即形聲字已多於古而新增又增之如說文印司本古字而人部又增仰伺之類偏旁之字愈多而古字之義愈晦用愈窮自不得不改而從今也知此則衣爲古本依爲今本無疑矣至博依之訓鄭孔外惟陳氏澔詩人此興多依託物理之說爲長白虎通調衣爲隱而焦循補疏傳會之與依或爲衣無涉故不贅

龍江源流考

趙邦澤

志以江源有三一發源七藏甸爲明光河流至莫落河通固東河又一流由阿幸至烏索固東二河會之爲灰窯江逾山峽中深不可測兩岸逼近俗呼爲天生橋流至曲石江一發源界頭甸馬鹿塘一發源雪山之麓雙河入瓦甸河混泥河經界尾亦至曲石會衆流而東延高崙山足蜿蜒數百里若龍驤然故名由此過隴川通猛密所部莫勒江去騰益遠至太公城乃會大盈江轉而南下江頭城入於南海噫是殆以江源俱出騰越地何其管窺蠡測溯源之不廣而尋流之多誤也嘗考直省輿地

全圖並演繹西藏諸圖及足跡所經之地而知源之所自與流之所歸也龍川一江其始皆與瀘江瀾滄江同發源於西藏第較瀘江之源爲稍近耳其源支旋側出一出拉里藏爲桑楚河一出穆冬山爲雅隆布河至簿宗合流則爲簿藏布河下至怒夷境綽多穆楚河歸之及至膳越曲石志謂流至曲石江想即龍江之流也不然此江又從何來歟乃會民光莫落瓦甸泥諸河而東延高崙山足焉是明光諸河不逼龍江中附流之水乃以之爲龍江源焉其亦就本地方見聞所及而臆度之而不知探源於星宿也由是蜿蜒而下經龍

川遮放猛卯南坎及天馬關至猛密所部准木廠

至此又名於太公城上密洞牙爲那莫江

合流大金沙江入南海焉

澤公東北上取道南洋浮江海於密洞牙龍江歸宿之處曾經過來焉

若莫勒江則由習馬關所部至

蠻弄下交大金沙江大盈江則由南甸干崖通檳榔江至蠻暮下交大金沙江派別

支分與龍江各隔數重山焉至兩相交逢金沙江之處

莫勒大盈交金沙江在新街

上龍川交金沙江在新街下

相間約

二百餘里乃以爲通莫勒江至太公城會大盈江轉而南下江頭城不亦謬之甚哉

雀巢說

衛光禧

余住屋圍牆內有榴樹一株高出牆頭五尺許枝斜垂牆牆經年遠將覆矣賴榴樹支撑之得不倒但灰泥墜處露小孔有二雀巢其中惜其孔不甚高雖三尺童子手

能及之每逢二三月聞有聲嗟嗟知雛出矣雌者翼雛巢中雄者出巢覓食往來甚
頻每唧食回不遽入巢必小歇樹上如此半月雛長成老雀誘其出巢流連樹間或
飛鳴或取食習練五六日離母去矣老雀仍依舊巢生卵育雛如其前一日余自外
回聞老雀喧聲甚急飛奔左右狀甚驚惶如遭巨禍怪而問之乃鄰家無賴子扳樹
而上欲取雛責使去自是嚴戒童僕勿傷損勿驚駭觀其依棲自得意甚適也得毋
以是爲安樂巢耶若非余加意保護早見辱于庸人孺子以死雀乎雀乎有此羽毛
何不遠適於深山之中棲息于茂林之內而乃託身險危之地賴人保護而始無恙
焉世宙茫茫恐似余者少也余將又賴何人而保護之得不見辱於庸夫俗子歟

西伯戡黎辨

孫文達

案伏生大傳史記周本紀及鄭康成王肅孔穎達林之奇朱子蔡沈諸儒皆以戡黎
之西伯爲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宣吳才老王文叔金仁山以戡黎恐是伐紂
時事似西伯不應指文王然蒙詳攷諸書戡黎之西伯文王也其以爲武王者誤矣
或難之曰黎在朝歌西爲近王畿之諸侯文王果戡黎是稱兵於王畿非以服事殷
之義又曰伐密伐崇大雅皇矣之詩言之鑿鑿文王果戡黎功亦與伐密伐崇埒詩

人宜敷陳之矣何以不見於經又曰竹書紀年稱西伯發戡黎號武王名也其非文
王可知又曰祖伊奔告意甚迫切若紂命文王專征伐而有伐黎之舉則意出於王
祖伊何必爲王危又曰說苑膠西謂武王爲西伯是武王繼父業亦稱西伯稱西伯
者何獨文王蒙曰否否不盡然也史記云黎爲不道文王既受命爲西伯舉兵伐而
勝之若此則黎苟不道即近在王畿爲方伯者不得不聲罪致討也况文率諸侯以
事紂黎之不道或不恭王命或不從文以事紂均未可知故文舉兵以伐之耳軒轅
困榆罔之諸侯也湯亦桀之諸侯也而蚩尤攻榆罔軒轅必誅之昆吾爲亂湯必伐
之文之戡黎即軒轅之誅蚩尤湯之伐昆吾也於臣節何損此不必疑非文王者一
事有見於經而不見於史者亦有見於史而不見於經者羑里之囚何以不見於經
耶刑子之化何以不見於書耶戡黎雖不誅於詩於書可徵也何得據伐密伐崇之
事以例之耶此不必疑非文王者二竹書紀年廣書也先儒攻之者衆矣如懸紂首
於太白武王豈爲此已甚者而竹書詳之固不可爲典要矣戡黎之說獨可爲典要
乎此不必據爲武王者三祖伊奔告亦恐紂惡不悛勢必及殷非必恐文王有伐商
之心也觀其所言祇以天命人心爲說而不及周興之故革紂能改過周將終守藩

服耳祖伊商賈臣豈文王天王明聖之心不可諒乎此不必泥爲武王者四說宛於武王雖有西伯之稱然孟子伯夷太公避紂聞文王作皆曰聞西伯善養老者是明以西伯指文王矣孟子爲秦火以前書說宛出秦火以後豈能確於孟子可知指西伯爲文王者孟子可信也稱武王爲西伯者秦以前之書誰歟此不必泥爲武王者五由是觀之戡黎之西伯文王也其以爲武王者誤矣如謂西伯爲武王戡黎在周師渡河以後何以史稱大會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豈有八百國歸周獨黎國猶待戡哉即謂滅國者五十黎當在滅國之數豈有五十國滅而不書獨戡黎大書而特書哉觀此則戡黎非武王事而西伯之爲文王益確

婁敬說高帝都關中論

孫文達

地猶水也人則行水之舟地猶路也人則行路之車舟車良不良置弗論譊譊論水與路此之所謂大愚由是觀之有天下之道在人不在形勝當億世無以異而婁敬以墮亢拊背之說導高帝勸帝西都關中是舍人而論形勝也嗚呼豈篤論哉關中爲周人王業所基爲秦人混一之資金城天府誠有如張良言高屋建瓴誠有如田肯賀言據崤函擁雍州固守以窺周室誠有如賈誼言敬先諸子言言四塞爲固勝

洛陽之四面受敵言被山帶河勝洛陽之小不過數百里言萬甲立興勝洛陽之不能用武言入關案秦之故勝洛陽之有德易王無德易亡嗚呼於形勝亦詳盡矣哉雖然謂關中果可控制天下胡二世亦擁關中之固而關東兵入子嬰卒素車白馬以迎沛公者何耶且後世都關中者亦衆矣漢獻帝遷長安晉愍帝亦遷長安六朝之西魏後周亦遷長安而亂愈興祚愈短者則何也且隋唐之始亦常都長安而代王不能禦李淵明皇不能禦安史者又何也即以洛陽論固敬所謂形勢弱者然東漢光武三國曹氏晉之武帝北魏之孝文帝此數君者亦果以洛陽而弱者耶嗚呼弱者自弱非形勢能弱強者自強非形勢能強敬之論不窮其強弱之所以爲強弱輒指形勢爲強弱此誠有未盡者矣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地固弗先於人也敬之言得毋悖甚或者曰子所云將概不言形勝可乎曰又不然得人而後言地則可不得人而專言地則不可敬謂洛陽有德易王無德易亡意殆謂關中形勝有德易王無德亦王也夫無德果可王乎不必鑒於他鑒亡秦可也敬以是說語高帝其流弊甚矣謂非篤論夫何疑韓子守戒曰在得人又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竊意有國家者二說均不可廢也然果先得人而設險之謀無乎不舉矣大學不云乎有人此

有士吁可味哉

歐陽五代史與薛居正舊史異同得失論

王公鼎祖孫文達

史之祖其春秋歟春秋足以爲史之祖者褒貶耳褒貶別善惡善者知勸惡者知懲其維繫於天下人心世道者良非淺鮮後世之史合春秋者良史也否則非良史矣然則歐史薛史之得失其亦以春秋繩之也可史之要莫大於兩端曰君道也曰臣道也然五代之敗壞此道也則又莫極於兩人曰朱溫也曰馮道也請即以兩人之書法徵兩史之得失朱溫篡逆之尤歐史於梁紀先稱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僭位後始稱帝且首篇但言其父誠及即位則突敍追尊四代事其書名而不遽帝所以標篡賊之目其突敍追尊事所以明其爲微賤羣盜高曾失攷言外貶詞具見深意薛史則開首即稱帝且紀首則實敍四代之名平鋪直敍全無貶詞於戲以宋溫之爲君而得與三王五帝相類何以教天下後世薛史悖春秋之旨其不逮歐史遠矣此君道之書法一馮道仕四朝相十君臣節掃地洵無廉耻之尤者歐則區之雜傳所以別始終一朝之臣春秋誅心孰過於是薛以死於某朝即入某朝傳內道死於周編入周書是舉道與死節之韓通並列道於九京能無深愧且晉帝紀

道爲契丹冊禮使薛爲道諱歐則大書晉之始末於契丹使大有關係薛竟畧之春秋之直筆安在此於臣道之書法其不逮歐史者二甚矣君道臣道史之至要也至要者已不逮歐陽遠甚其他奚取乎况其他之不逮者尤多也吾故舉春秋之法以繩之歐史有褒貶者也薛史無褒貶者也二書之孰得孰失宜無不爽然者而明日錄謂薛近左氏歐近公穀吁未足以定二史也歐則全本春秋奚止近公穀薛則全背春秋之旨左氏烏得背春秋乎陳師錫曰歐公新史褒貶義例仰師春秋遷固以來未之有也又書錄題解曰歐公以薛史繁猥失實故作新史李方叔謂公學春秋胡瑗孫馥故褒貶謹嚴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過也由此言之謂歐史得春秋之法先言之者衆矣吾茲執春秋之法以讀二史益信

漢文帝賜南粵王佗書論

施汝欽

禦夷之道有三有以力威之者有以智取之者有以德服之者威之以力宋真宗之征契丹也取之以智唐高宗之平高麗也若夫服之以德則自舜格有苗後惟漢文帝之於南粵王佗庶幾近之夫尉佗之據有南粵不過一隅地耳其國非必如漢之富其兵非必如漢之強其人才非必如漢之衆且多而乃夜郎自大黃屋左纛敢侔

漢制豈恃其遠險謂漢不能踰嶺而南耶抑欲肆其蠶食鯨吞之謀而以輕漢者嘗試漢耶使以窮邊之武帝處此有興師問罪已耳有遣使繫頸已耳而文帝一紙詔書遂令佗削帝稱臣蓋動之以誠裁之以禮兵法所謂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者此也豈智力所可同年語哉今夫用力以威敵必其力處於有餘用智以攻敵必其智足以及遠當文帝初立之際海宇承平周勃陳平灌嬰等可以將兵於外張武宋昌賈誼等可以參謀於內力何如者智何如者以平南粵殆反掌耳而文帝顧釋此不取得毋姑息乎曰非也文帝之智較高帝孰優文帝時之力視呂后時之力孰優高帝伐匈奴困於白登呂后時伐佗不能踰嶺高帝呂后智力有時不及帝敢自以爲及耶設輕試甲兵幸而勝固已屠毒吾民不幸而敗愈以損國威也所以詔書所云匪獨仁人之言抑亦知已知彼太史公稱之曰仁諒哉論者或歸功於陸賈之口舌謬矣獨是文帝一遺匈奴書一遺尉佗書或應或不應皆惓惓愛民之心發於不容已非若南宋優弱之主無智無力偷安貽患也雖然後世之夷狄愈狡矣善制夷狄者當先求威之以力取之以智而後言服之以德

諸葛伯仲伊呂論

施汝欽

三代下足爲王佐者諸葛一人而已世之稱諸葛者或曰俊傑或曰天下奇才或曰
管蕭亞匹或曰有儒者氣象吾謂皆不足以盡諸葛也足以盡諸葛者其惟子美伯
仲伊呂之說乎何則伊呂王佐也王佐之出處正王佐之事君忠王佐之用兵則以
仁義王佐之治民必有威惠今觀諸葛高臥隆中昭烈三顧之乃許以馳驅曾何異
莘野渭濱之聘乎至其輔昭烈後主兩朝開濟盡瘁鞠躬迄今讀出師二表不與太
甲三篇丹書一訓後先輝映乎若夫興師北伐申明天討使曹氏篡竊之罪無所可
逃而君臣大義凜然於天下較諸南巢牧野之師何多讓焉夫三代後之治術半皆
權謀雜列諸葛之治蜀也寬猛相濟猶有三代遺風史稱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
設非以王道爲治者顧能得此於民哉由是觀之伯仲伊呂之說子美洵深知諸葛
者矣或曰諸葛誠王佐也何以興復漢室僅偏安於益州卒不能統一天下平曰諸
葛之輔昭烈率疲卒數千轉戰中原不數年間遂跨有荊益可謂難矣其不能復漢
者天也雖以伊呂處此能與人爭亦能與天爭否蓋其時操與權皆善籠絡人才收
拾人心非如桀紂之殺忠良虐庶民天下皆叛而歸湯武也使諸葛而生湯武之時
則伊呂之功亦諸葛之功矣安得以伊呂之能統一爲王佐遂謂諸葛之偏安爲非

王佐乎雖然英雄有自知之明諸葛嘗自比管樂矣今子美以之比伊呂得毋溢量乎不知管樂二子其出處不必論若仲之相桓公以力假仁挾天子以令諸侯不過圖齊之霸未聞輔周室以復隆盛也其愈於阿瞞者亦僅耳至於毅之爲燕破齊不能結幼主之知以致功敗垂成事燕不終較諸葛之輔後主何如乎然則諸葛之所以比之者奈何曰諸葛之比二子者比其才也至於諸葛之學諸葛之道則固伊呂之學之道也而謂非三代後之王佐哉

補衡嵇康優劣論

施汝欽

漢魏文學之士多不得令終者大抵皆不能學道而恃才傲物之所致也惟補衡嵇康爲尤甚衡以言忤黃祖而死康以不禮鍾會而死然祖非能死衡死於不義也會非能死康死於無禮也何則祖之善待衡不可謂不義會之聞名往造不可謂非禮是祖與會皆有愛才之心亦二子之知己也衡以言忤祖康不禮於會在二子不過藐視權貴然彼既畧權貴以親我而我猶矯激應之此豈近於人情哉是故衡也不義康也無禮然則二子孰優乎曰康爲優康何以優曰康恬靜寡欲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得處亂世之道矣其與山濤晉亦言性與俗違不慕榮進是能知當日之

時事有不可爲者已之性情若嬰世務必難免禍者自知甚明見幾甚決恬退甚高
視衡之不能潔身高蹈以立清風而至輾轉依人猶復橫逆於所依者其志趣高下
相越遠矣或曰衡撻鼓辱曹操可謂威武不能屈其氣節不足重乎曰不然衡果有
氣節能殺操則殺操不能則遠遁山林如管寧龐德公非操之使令所得而汚斯真
有氣節者矣乃操以鼓史召衡衡雖爲漁陽參撻蹀躞而前以洩憤憤然於己何加
於操何損且衡之於操猶可曰不屈也至於劉表黃祖皆以賓禮善待而衡猶是橫
逆何耶豈非孟子所謂安人者哉是故衡之死也自取之康之死也人譏之人譏而
死死也可悲自取其死死何足惜方康之臨刑也其幽瀆詩有告慚柳下今愧孫登
之語是康已悟前此之非深自悔恨獨惜學道不早故至此耳至於衡則恃才傲物
至死而不悔者也昔太白弔衡詩有云識寡冒天刑孫登告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
免於今之世白登之論二子誠中其病矣雖然二子之無識由無學也無學故無道
無道故無識無識故易於賈禍蓋自來能文之士每以名士才子自命而人亦以名
士才子稱之於是睥睨一世任性縱情遂至於非義非禮而不之顧幸則困阨以終
不幸則亡身覆族者往往而是不獨衡康爲然此古今文人之通患也夫君子學以

體道道以立身治則行道以濟世亂則守道以待後禍何自而來以二子之才亦嘗讀孔子之書矣魯之三家亦曹操劉表黃祖鍾會之流亞也然膾肉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未聞如衡之言不遜順也三家有問則正言以告未聞如康之箕踞不爲禮也二子讀孔子之書徒學之以美其文不能學之以致其道此吾所以爲二子惜也此吾所以不僅爲二子惜且爲千古之文人惜也

張仁愿論

施汝欽

備邊如備虎也備虎者高其柴榦以待之深其窟穴以誘之則虎患無日而已備邊者非扼其險隘以拒之壯其聲勢以要之則邊患亦無日而已善乎張韓公之備突厥也築受降城置烽候而突厥遂不敢度山南寇非兵法所謂形便勢利得地者勝耶且夫古之善馭戎狄者不輕言戰也言守而已守之得其術則彼以客我以主彼以勞我以逸彼不能進取而我易於控制即彼欲進取而我亦無難聚而殲旃無他險固之勢得則守既有餘者戰亦無不足也吾竊謂韓公之禦突厥蓋有三利焉三城屹立遙爲掎角無事則聲聞不隔敵至則指臂相聯一也突厥雖悍然防守旣嚴則跋胡疐尾彼且返顧不遑安敢深入二也以城爲根本以烽候爲外勢鎮兵旣減

呼應亦靈三也昔少陵詩美之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嗚乎有此三利韓公之絕天驕夫豈偶然耶吾觀范文正之守延州也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候迨其後大順築城據地守險可謂得備邊之要策矣雖然文正之能備邊者不僅恃險恃胸中有數萬甲兵耳韓公之能備邊者亦不僅恃險恃寇至能併力出戰耳如僅曰吾形便吾勢利邊患奚足憂則投鞭可以渡天蠶丸泥可以封函谷裹旛可以過陰平自古迄今有阨塞津要而資敵人保障者又可勝道哉是何異堅藩籬以備虎而使懦夫孺子守之其不爲虎噬也幾何矣是故備邊貴守有餘尤貴戰無不足

西伯戡黎辨

施汝欽

戡黎之事伏生大傳及史遷殷周本紀皆以西伯爲文王而解經者如鄭康成王肅輩皆宗之其後惟陳少南呂祖謙薛季宣吳才老皆謂黎爲紂畿內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且遽稱兵天子之畿且祖伊之言如是其急是戡黎之役當在伐紂之時金履祥通鑑前篇亦列爲武王十一年事竹書載西伯發戡黎在紂四十四年均與注疏異而蔡傳則兩存其說由前之說是謂文王旣專征伐則黎無道文得征之此以勞言之也由後之說是謂文王服事之忠不應稱兵畿內此以理言之

也然即兩說而思之文王當日既伐密矣又伐崇矣黎雖在畿內而旣爲無道國則又何不可伐之有或曰洵如是說不幾礙服事之義乎曰說文戡作戕云殺也是西伯之戡黎蓋誅其君未嘗有其國也爲天子誅無道以救畿內之民此正非服事者不能不然則且據其地而有之矣則且肆其欲於王畿矣如必謂服事者不當伐畿內之國將近王畿者暴戾虐民而天子之牧伯竟隱忍而不爲之所是奸雄坐觀成敗之說也曾服事之臣而忍出且戡黎絕不可謂稱兵也稱兵者必如楚莊之觀兵周疆問及九鼎而後可被以此名耳若爲天子誅無道而毫無窺伺王室之意此正牧伯分所有事耳何得謂之稱兵曰然則祖伊奔告之言何以如是其迫也曰祖伊之恐非謂西伯將有伐商之心也其謂天不祚殷民不附殷故曰天旣訖我殷命又曰今我民罔弗欲喪也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言及周者彼固知文王有服事之心無伐商之志耳若謂祖伊詞迫當在周師渡河之後而以西伯爲武王夫武王雖繼文王爲西伯而當周師渡河諸侯大會是明明將伐商矣故紂使膠鬲觀兵膠鬲曰西伯何爲而來武王曰將伐紂夫紂旣使膠鬲觀兵武王又明言將伐紂則當此之時不惟祖伊恐而紂且大恐矣何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以此斷之則

戡黎爲文王時事而非武王時事明矣國朝經師如王夫之孫星衍齊召南王鳴盛段玉裁輩歷徵古說皆以爲文王其以爲武王者宋以前無是說也自陳少南諸儒始有之其義不古竹書紀年之說又不足據故戡黎之爲文王仍當以伏生史遷鄭康成王肅之言爲斷

溫陶優劣論

李慶霖

蘇峻稱兵犯闕遷帝石頭幾移東晉一線之陣幸賴溫驕陶侃合兵進討逆峻伏誅有撥亂反正之功無渾濬爭功之嫌固未易軒輊也亦何從而判其優劣哉然即以討峻觀之侃之視驕非惟識量之不及抑亦忠誠之弗逮也方兩人之領外鎮也侃之威望較驕爲尊驕之兵力較侃爲弱乃驕聞峻反即首建義旗而侃漠然也其所以觀望不前者以有憾於庾亮遂視君之宗社人民幾同秦越乃心王室者固如是乎驕說再三侃始還襲登一旅猶欲追還苟非王憲期以豺狼得志公無容足之說進吾恐戎服登舟兼程而進仍難必諧侃也相持既久驕軍乏食勢不能不貨於侃而侃怒欲西歸區區米粟能值幾何而甘棄垂成之功有識量者又如是乎蘇逸旣破當誅任讓侃以有舊猶復爲請是以私情爲重而國家憲典視之蔑如公忠體國

者諒不如是而尙以蘇武節廟王導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導心固不可問侃心獨可問乎侃督八州治績或優於矯然大節有虧其餘不足觀已吾故曰侃之視矯非惟識量之不及亦忠誠之弗逮也

永嘉學派論

李湛陽

宋家事功之學世推永嘉然吾謂非獨永嘉胡安定治事之教其尤著者特安定教治事兼教經義內外交修弊不至流永嘉之流弊則勢有不能無也考永嘉之學始王開祖繼丁昌期衍於周行已遞授受於吳表臣吳松年鄭伯熊而大盛於薛士龍陳傅良葉適陳亮其兼師橫渠之學則有沈躬行兼師伊洛之學則有許景衡兼師紫陽之學則有陳埴葉味道嗚呼盛哉雖然盛之至衰之兆也盛之名衰之實也當薛氏擣起時盱衡千載抗心於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其獨立不懼之概亦可謂狂矣哉陳氏嗣之力主變通當世之治具而又高論有葉推倒智勇有陳拔轍於宋家南渡後殆幾敵紫陽之徒也紫陽之徒安得不以功利目之哉明王守仁之學主良知主不動心是也而一再傳後弟子失初祖或標虛無以爲主或標冥悟以爲主浸淫入於禪宗紫陽者遂以禪目之蓋亦無辭以解爾永嘉始求事功而後乃易

爲功利殆與王氏流弊等然而禪非王氏罪則凡永嘉之流弊而可盡罪永嘉哉夫事功非聖賢諱言特專言功利非躁即苟非苟即霸况有不止於霸者汲汲圖世之用我而不能以已用世素位而行失守不計毀節不計皆意中事可無隄耶永之就下勢也學術之愈趨愈下勢也事功非不可言惟言之易滋流弊然則世之言事功者先反而求之義理其可哉

永騰龍防邊議

顧文熙

爲永騰龍議防邊者無不曰外寇爲患也然多籌防守之策而不爲之劃清界限疏矣夫界限者所以隔絕中外而戢侵陵之患者也考永昌騰越龍陵毗連之境以大金沙江爲界前明重臣謀畫無不重此江者以其險可守長江天塹不可得而輕越也或者以大金沙江荒遠極邊之地人不易居守不易固不如仍守內江此說也重內遺外顧腹心而忘四肢非計之善者也夫人惟四肢調暢而後腹心得以永保未有四肢分裂而腹心能存者也今之大金沙江非永騰龍之四肢乎而說者以大金沙江屬之緬甸遂謂江內外皆緬地是未即歷來之界限而爲之證明也今略舉數端言之南甸屬部直抵金沙江是金沙江爲我有也蠻莫之地在金沙江內騰越之

西是金沙江爲我有也孟養在金沙江外居其上流是金沙江爲我有也即如里麻
溯金沙江而後達是里麻爲我有金沙江亦爲我有也我地我險我不距之而使他
人有之是誰之過歟夫欲有金沙江莫如先有近金沙江之地其近金沙江之地皆
我土司所轄撫之有道皆能爲我用昔人以茶山里麻近金沙江上游諄諄而籌之
者正謂此也夫論兵者必扼其要要之既得以戰則勝以守則堅以戰勝堅守之勢
而禦敵敵雖驟至將無所用其武矣故爲永騰龍籌邊備者當無逾於此此而一失
如四肢潰爛腹心終受其害雖有萬全防守之備吾恐無所用之而欲以蕞爾邊疆
籌勝算於不敝有以知其不能耳爲今之計莫如於大金沙江內嚴加防備畫江而
守之界限既明侵陵自遏永騰龍形勢亦屹乎其難動矣不此之察而只知內江是
守浩浩大江置之不問嗚呼危已

保山形勝邊要說

顧文熙

予於保山形勝極邊處得其大要者四焉曰潞江曰瀾滄江曰上江曰姚關茲四地
者皆重險絕壁天所生以固我疆圉而有封疆之責者所宜慎守而防之者也今夫
慎守而防之在前明及國初不過曰防夷而已不過曰夷之來則拒之使不得入夷

之去則可晏然高枕安於無事矣今則不然窺伺之謀已深苟有可乘之勢則長驅直入雖有騰越爲之上港竊恐無濟於事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必界限明欲保山之界限明必騰越之界限先明騰越之界限明則保山可守矣夫保山必入之道潞江上江姚關其衝也於此三處審其可堡可砦之所認真經畫建設防兵庶籌謀有定而侵陵稍遏形勢不期固而自固矣瀾滄江雖在下游然南則由順寧可達東北則由雲龍永平可達防守亦不可稍緩今由四大要總論之則處處宜防由大處扼要言之則潞江尤爲喫緊自古之言界限者保山南至潞江界一百六十里近有謂緬界直達潞江者不惟將騰越隔絕保山之界亦不明夫騰越之界直達大金沙江今執是以爭不能也大金沙江不能爭猶恃潞江以爲華夷之限此而不有以防衛之竊恐保山危而騰越先危終無自安之一日矣其次莫若姚關姚關者不惟他人必由之道從前土酋在所必爭明鄧子龍攀枝花一勝而全局振起所謂南方咽喉不可不急防也其次又莫若上江明初麓川攻永昌城由潞江上江而入其勢如挾物而行甚爲便捷爲保山籌者終不能置之局外也然則界限明則形勢固形勢固則四境安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今日籌地方者其能少乎

孔子之作春秋也其義則斷自聖心其事則因諸舊史而其文則有闕疑之意與闕誤之辭其見爲闕疑者則疑以傳疑如隱公三年書之曰尹氏是其見爲闕誤者則誤以承誤如莊公二十有四年書之曰郭公是所謂郭公奈何無聞焉爾郭者何國名也然攷之春秋時無郭國疑即東虢也何以謂之公蓋公字與亡字相似亡字從入從乙經書郭公疑爲郭亡之誤也何以知之嘗讀管子書載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非有亡國者郭自亡耳夷攷其時齊桓管仲與莊公年事相合謂之郭亡於理或然況經書梁亡言梁之自亡則茲書郭亡言郭之自亡書法庶同一例故知之也雖然疑誤之事聖人猶闕後之人正不必強爲臆斷也可矣且夫子嘗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夫史以徵信亦以傳疑徵信者據事直書之意傳疑者不敢妄作之心然徵信者固多而傳疑者亦正不少如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公文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若此類者甚多難以臚舉要皆魯史之

闕文後人之脫漏與郭公之紀同屬可疑而後之人引文牽義往往私心自用妄改前言衆訟紛紛讀之殊難遽信轉不若傳疑之足以徵信也夫以聖人好古敏求旁搜博覽即增亡補闕取遺編而參訂奚不可者猶且仍諸舊史蓋恐啓天下紛更之漸開後世武斷之風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門人哉修春秋之法亦即此意耳而或者以郭公連赤歸于曹句下曰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彼蓋謂曹羈出奔別有失地之君郭國名赤者而歸于曹是以郭公二字爲赤字註釋也然攷之春秋全經無此書法故爲有識者詆其說宜矣果使郭公失國而歸曹則經當書郭公赤出奔曹茲先書赤歸于曹而繼之以郭公非詞也大凡依經爲文者率多附會之辭其大者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本闕文也而或以爲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於紀進爵爲侯加封百里以廣孝敬又若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是皆偶闕人字或又以爲狄之援數事以參觀而揆之於義度之於理皆未當於春秋之旨而與此同出於穿鑿之意也然則經書郭公之義果何在君子曰是闕文也是傳疑也

減竈增竈說

昔孫臏以減竈勝魏虞詡以增竈勝羌談兵家咸服二子之智吾謂二子所爲特施於涓與羌耳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者敵情輕視乎我即示弱以誘之敵情重視乎我即示強以怵之惟其窺敵情之深而因勢利導所以爲善用兵也魏龐涓伐韓之時諸侯之將皆不如涓又齊師素怯而齊之伐魏救韓者將止田忌輩涓目中已無齊人矣雖不減竈亦將帥伐韓之師折筆笞齊况復顯示之弱乎蓋其心驕而氣矜驕則觀他人皆不我若矜則自恃其能更不平心以慮遠故躉得以逞其謀不然齊師方出未嘗一戰又無內難何以恩恩引退即以爲懼我而退又何必相繼逃亡歷其境而事可疑思其故而詐可知無如驕矜者之不疑也不疑則不思不思則不知其詐遂爲臏所賣矣故涓之死死於己之驕矜而非死於臏之減竈也羌人之性貪而多疑疑而多懼其竊發邊境大則攻沒郡邑小則剽掠堡障志在得利而已詡赴武都羌衆要遮崤谷詡停車不進聲言請兵兵到當發羌遂分鈔旁縣以避大兵之至兵未至而詡速行羌欺其兵少而追之追之不及意殊懷喪及詡壘竈以啓其疑於是猶猶與與且行且止詡又倍增兩竈以益其疑於是因疑生懼不敢逼詡此羌之以貪心自誤者蓋貪則利令智匱雖有一隙之明亦爲利慾所蔽不能料人之

虛實故見增寵而遠巡不進詏得到郡發兵以破之耳合觀兩事一則彼信我之勢弱而不疑一則彼信我之勢強而滋疑我則示弱示強乃售其術而制勝吾故曰二子所爲特施於涓與羌也使所遇非涓與羌而敵情善變則豈詏又將變計以應之亦安能執滅竈增寵之成見乎哉

趙苞論

趙荃

漢趙苞守遼西以全城之故不得全其母後儒以不孝罪之此委曲求全之說也然吾嘗審乎事勢酌乎事理而知苞之於母有萬難求全者夫鮮卑入塞以萬餘入寇遼西掠野之後利在得城既劫苞母載以擊郡苞有守土之責安得不出戰苞出戰而賊出苞母相示意在脇苞來降而取郡苞不降則必憤怒將害苞母並欲殺苞而屠其城是故苞戰則其母必死苞不戰則其母矢志全節亦必死且不惟其母死不戰則城不可守身犯不韪苞亦無以自保苞惟籌之至熟與其不戰而母死城亡不如戰則母雖死而城猶可以圖存於是始甘受殺母之名以急王事其用心亦良苦矣或曰以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不知鮮卑所爭者城也苞與母不足以厭其心也苞既以身降則守城者

無人無異印城降矣此其勢之不得不戰也或又曰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誠使當時形勢有計可取有利可誘苞豈無良竟忍閼其計惜其利而不顧其母哉無如吾計惟有力戰爲上言利則微祿所入何能出數十萬之費況夷德無極雖得吾利其從不從尙未可知此其勢之又不得不戰也其勢不得不戰則其母遂不得不死而苞之功於此著即苞之罪亦於此彰觀苞之悲號謂母曰惟當萬死無以塞罪苞固明以罪自任矣嗟乎事勢之艱每有事理不能兩全者此吾所以爲千古之忠臣孝子太息也

駿蘇氏范增論

趙荃

宋蘇氏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吾以爲非也夫宋義久留安陽以私害公士卒怨謗其罪當誅即沛公亦欲斬其首非獨羽之擅殺也羽殺宋義蓋欲代將代將則楚興楚興則亡秦之機已兆故有識者觀於鉅鹿之戰而知天之所以興羽也且鉅鹿之戰楚兵勇冠諸侯威武紛紜增方運策之不暇曷爲去哉然則增之去宜於何時曰必在坑降卒屠咸陽之時也當此之時羽逆天道失人心殘刻不仁不務安輯秦民而收寶貨婦女以東遂使秦人怨入骨髓而沛公得以還定三秦此楚

之所以敗也嗟乎曾是嗜殺如羽尙可與之共事以定天下乎增號爲智士應有先見之明此時宜去無疑而蘇氏謂增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時君子於殺卿子冠軍時皆稱羽功不爲羽罪羽旣無罪則知增必不能無故而去矣沛公嘗曰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吾謂羽即用增無救於楚增即不去楚亦必亡何也方增事羽之初
韓信之才陳平之智在楚軍中有年矣而增未之知也不能援進賢之典言於項王而用之卒使去而歸漢夫二子歸漢則漢必日盛楚必日衰楚所以日衰者以信與平去而楚無人也范增即在將何補乎早能審機觀變知項王之暴虐必非眞主辭歸以保七尺之軀猶不失爲智士耳吾故曰增之去必在坑降卒屠咸陽之時也

駿習彥威以晉承漢論

夏瑞庚

順天應人曰承廢君奪位曰篡三代以後假禪位而篡國始於曹魏司馬晉因之晉篡魏魏篡漢史籍章章可考晉習彥威欲尊本朝歷引秦漢故實平蜀事迹相証且力辨魏不足爲晉之君晉不宜爲魏之臣斷之曰以晉承漢嗚呼是執不通之論倡爲獎姦之說也夫秦漢事實與魏晉不同秦於周之後極其暴不啻紂於商之末肆其虐漢滅秦以承周不啻周滅紂以承殷今謂漢可越秦承周晉亦可越魏承漢是

未思漢積撥亂之功晉則稔襄國之惡也漢祚之亡雖自蜀亡始然蜀亡時司馬氏尚稱晉公蜀之平雖出於晉蜀之地仍歸於魏蜀歸於魏是漢仍亡於魏漢亡於魏晉何從而承漢如謂魏不足爲晉之君何以司馬懿甘心爲魏武用如謂迫於魏武挾制何以懿既用於魏武時昭與炎又用於魏武後既爲魏也用是爲魏也臣既爲魏也臣是不宜篡魏也位既篡魏也位安得曰以晉承漢况乎魏之篡漢其事顯而易見晉效尤於魏其暴更甚於魏晉之臣魏雖多非常之功每助魏主之虐助魏之虐以篡漢又因魏之弱以篡魏是魏僅篡一漢晉則陰篡一漢而又顯篡一魏篡一漢者既名爲篡篡一漢一魏者尙欲名之爲承可乎不可善乎後趙石勒之言曰大丈夫行事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媚以取天下也勒武人不好學其於晉也尙知合魏而共斥其非彥威名儒何其識反出勒下以晉漢承之說豈其欲獎姦乎實則不通之論耳

周西伯受命稱王辨

夏瑞庚

周西伯遼后稷公劉之業守公季之法惠政仁聲昭於天下而天命早歸之故就其時勢言之不惟宜膺王者之號且宜居王者之位至就其德言之不惟無稱王之事

亦並無稱王之心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由孔子之言思之西伯之受命稱王可斷爲必無之事乃史記云詩人蓋道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是西伯儼然以王者自處也然考之文王在上文王受命諸詩皆周公及成王追述之詞史記以後日追述之詞目爲當時稱道之語遂舉以證稱王之說此一誤也鄭注西伯六年伐崇則稱王是類是禡行天子禮也信如鄭說是西伯不但稱王且布王者之令也然紂自釋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詩稱是類是禡乃西伯承天命行天子禮尊王之意在焉鄭注不解尊王之意且引爲稱王之證此又一誤也至赤雀丹書之命天既屬之西伯西伯不敢不受受之而改元所以敬天也元命苞云西伯旣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易緯更謂其布王號於天下以實稱王之事此又一誤也然則西伯之受命稱王當何說乎曰西伯之宜稱王自天命之也西伯之不忍稱王雖自天命之而身不敢受之也嗚呼使無孔子之說則諸說紛紜幾至厚諷西伯矣然所以諷西伯者非諸儒之說諷之實周人自諷之也昔周之伐紂也載西伯木主以行凡一事一言皆曰仰承文考之志史官迎合其旨遂以西伯受書改元之事目爲稱王之始諸儒之說要皆附和史官之說不然諸儒雖欲厚諷西伯豈

未一思西伯之德與孔子之言哉